

中國文獻學概要

下

中國文獻學概要

鄭鶴聲
鄭鶴春
編纂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文獻學概要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鄭鶴春
鄭鶴聲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THE PREPAR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By

CHEN HÉ-SHENG & CHEN HÉ-CH'UN

1st ed., Nov., 1930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B
六
五
二
分

〔禪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而我國之最有功德有勢力於佛學界者，莫如教下三家之天台，法相，華嚴與教外別傳之禪宗，自餘則皆支孽附庸而已。而此四派者，其一曾盛於天竺，其二皆創自中國。中國在佛教史上之位置，可謂鉅矣。

4. 「中國之佛學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 中國人迷信宗教之心，素稱薄弱。論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墨子公輸篇蓋孔學之大義，浸入人心久矣。佛耶兩宗，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氏大盛，耶氏不能大盛者何也？耶教惟以迷信爲主，其哲理淺薄，不足以鑿中國士君子之心也。佛說本有宗教與哲學之兩方面，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其人道之法門也在智慧，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佛教者，實不能與尋常宗教同視者也。中國人惟不蔽於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學方面，而不在其宗教方面，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輔佐也。中國之哲學，多屬於人事上，國家上，而於天地萬物原理之學，窮究之者蓋少焉。英儒斯賓塞嘗分哲學爲可思議，不可思議之二科，若中國之先秦哲學，則毗於其可思議者，而乏於其

不可思議者也。自佛學入中國，與之相備，然後中國哲學乃放一異彩。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史

兩宋理學

秦以降學術衰，漢以降世道敝，乘隙而入者，惟佛學。發人天之祕，拯盜殺之迷，而吾

國思想高尚之人，亦遂研精其學，以為範。披六朝隋唐歷史，凡墨守儒教者，殆無大思想家以此也。隋

唐外競雖力，而風俗日即於奢淫，士習日趨於卑陋，皇綱一墜，藩鎮朋興，悍將驕兵，宦官盜賊，充斥於

唐季。五代之史籍，人羣焚亂極矣。物極則反，有宋諸帝崇尚文治，而研窮心性，篤於踐履之諸儒，乃勃

興於是時。推諸儒所以勃興之源，約有數端：一則鑒於已往社會之墜落而思以道義矯之也。如司馬

修等皆然。唐五代之史事且深痛其時之人不知廉恥以致亡國。一則鑒於後來之學者，專治訓詁詞章，不足以淑人羣也。一則韓李

之學已聞其端，至宋而盛行古文，遂因文而見道也。唐韓愈作原道排佛老李翱作復性書述大學中

之說而不知本出於經也。一則書籍之流通，盛於前代，其傳授鼓吹，極易廣被也。而其尤大之原因，則溝通佛老以

治儒書，發前人之所未發，遂別成爲一時代之學術，雖其中有力求與佛說異者，要皆先嘗涉獵，而後

專治儒書，是固不必爲之諱也。

宋儒之學，派衍支分，不可殫述，有講術數者，如邵康節之皇極經世，有務事功者，如薛季宣陳亮之

類世所稱永嘉永康學派者是也。有以體制為主者，如張栻、渠之類。有兼治樂律者，如蔡元定之類。而朱陸之分，尤為灼然共見。故汎稱宋學，必無一定義以賅之也。諸儒之學，其致力之點，雖各不同，而躬行實踐，不專事空談，要為共同之點。雖其塗術各有不同，要皆實行有得，人人能確指修養之法，以示學者，略表如次：

學者	要旨	內容
周敦頤	主一	<p>通書：「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p>
張載	化氣質變	<p>橫渠理窟：「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則無所發明，不得發聖人之真。」</p>
程顥	識仁	<p>程子識仁：「為學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p>

容

概

要

程頤	敬·知· 伊川語錄：「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謝良佐	去·矜· 近思錄：「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
李侗	觀·未·發·前· 氣·象· 延平問答：「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方，兼得養心之要。」
張栻	辨·利·義· 朱子張南軒行狀述後：「公之教人，必先使之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 <small>象山語錄亦曰：凡爲學當先論義利公私之辨。</small>
朱熹	格·物·致·知· 朱子補大學格物致知傳：「大學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

象山語錄：「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

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

爲還是要做人否？理會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陸象山

先立乎大

諸儒爲學，既各有所得，而又善於教育，至其教育之道，則取「人格的教育。」自漢以後學校教

育，皆利祿之途，無所謂人格教育也。宋仁宗時，胡瑗倡教於蘇州湖州，瑗在湖學教法最備，始建太學

太學法以經義治事分齋，而以身教人之風始盛。周張二程，皆於私家講學，而師道大興，濂洛之學，遂

成統系，朱陸諸子，亦隨在講學，或設書院，或於家塾，雖爲世所詆毀，而師生相從，講習不倦，宋史劉德秀，

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橫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院高文，而責教

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尤嚴，朱子白鹿洞書院教條云：「熹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

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

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此可見宋儒教人專望人之自覺自動並不取干涉主義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例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或出於禁防之外，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此蓋責諸成人之事也。又程董學則程端蒙董銖皆朱子二人所定學則世稱程董學則云：「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謹晨昏之令，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行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飭，飲食必節，出入必謹，省書必專一，寫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齊，堂室必潔淨，相呼必以齒，接見必有定，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此則屬於初學者之事也。柳著中國文化史

明儒心學

宋儒學派最多，元承其緒，光燄漸衰，許衡、劉因、吳澄諸儒之學，不能出南宋朱陸之

範圍，故論學術者以元儒附於宋儒學案，明其僅爲宋之餘波而已。有明一代，或謂理學極盛，或謂儒術式微，黃宗羲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p>惟四書，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煙海，皆是編爲之濫觴。蓋自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p>
<p>性理大全</p>	<p>七〇</p>	<p>同</p>	<p>所採宋儒之說，凡一百二十家，其中自爲卷帙者，爲<u>周子太極圖說</u>一卷，<u>通書</u>三卷，<u>張子西銘</u>一卷，<u>正蒙</u>二卷，<u>邵子皇極經世</u>七卷，<u>朱子易學啟蒙</u>四卷，<u>家禮</u>四卷，<u>蔡元定律呂新書</u>二卷，<u>蔡沈洪範皇極內節</u>二卷，共二十六卷，自二十七卷以下，摭拾羣言，分十三目：曰理氣，曰鬼神，曰性理，曰道統，曰聖賢，曰諸儒，曰學，曰諸子，曰歷代，曰君道，曰治道，曰詩，曰文。</p>

以帝王之尊崇，及科舉之需要，故凡嚮風慕化者，無不濡染浸漬於身心性命之說，而其蔚然成

爲儒宗者，則曰科舉之學，遂而表示人格，創造學說，而超出八股之生活者也。然而以帝王科舉之力，造成一世之風氣，固亦有絕大之關係，而人心之演進，常無一成不變之局，故其趨勢，絕不爲最初提倡者所囿。明史稱：「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儒林傳明儒之謹守程朱學派者，以吳與弼、薛瑄爲最，吳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薛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黃宗羲特據之爲河東崇仁學案，而於其他謹守篤信諸儒，則彙爲諸儒學案，明其不足獨成一派也。與弼傳婁諒，諒傳王守仁，而開陽明學派。陳獻章亦受業於與弼，而別開白沙學派，湛若水受業於獻章，而別開甘泉學派。三派之學，皆與吳氏不同，而以陽明學派爲最廣。

吳與弼（崇仁學派）

婁諒——王守仁（陽明學派）

陳獻章（白沙學派）——湛若水（甘泉學派）

陽明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語其學派，則

有浙中，江右，楚中，北方，嶺海等區：①浙中之以學鳴者錢緒山，王龍溪而已，此外則惟輪積水耳。蓋陽明雖浙人，而在贛服官講學最久，故當時門下，以江右爲最盛。②江右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溪，所在講學，於是潯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③楚中之學，惟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④北方之爲王學者獨少，山東張志仁，早歲受業，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僧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遂多學者。⑤嶺海之士學於陽明者，自方西樵始，及陽明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陽明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旣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以上五派之外，其別出者，又有李材，字孟誠，號見羅，豐城人，初學王良，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聞陽明諸派，最後之東林，成高戢山，劉宗周亦皆出於王學，而求濟其末流之弊，故明儒之學，一陽明之學而已。

宋元諸儒，多務闡明經子，不專提倡數字以爲講學宗旨，明儒則一家有一家之宗旨，各標數字

爲的，要以陽明所標者爲獨宏遠，故學之者亦殊衆，蔚然爲有明惟一大儒，茲就各儒主旨，揭之如次：

學者	要旨	內容概要
陳獻章	靜·中·養·出·端·倪	明史陳獻章傳：「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
湛若水	隨·處·體·驗·天·理	明史湛若水傳：「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爲宗，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爲宗。守仁言若水之學，爲求之於外，若水亦謂守仁格知之說不可信者四。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
	致·良·知	明儒學案：「初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朱子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居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已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

王守仁	知行合一	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明，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又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致和格物之訓，不得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為功。
鄒守益	戒懼慎獨	明儒學案：「守益以獨知為良知，以戒懼慎獨為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
羅洪	靜無欲	明儒學案：「王門惟心齋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為小人之無忌憚。羅氏復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為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為宗旨。」
王畿	無善無惡	明儒學案：「畿作天泉證道記，謂師門教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心之

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高攀龍

靜坐

明史：攀龍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爲主。

劉宗周

慎獨

明儒學案：宗周以慎獨爲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

明代諸儒之學，紛然如禪宗之傳授衣鉢，標舉宗風者，然謂爲自宋元以來講求理學，漸從山書冊直指人心，可謂爲墮入禪學，遁入虛無亦可，其學與宋元諸儒，固大不同也。自明中葉明學姚江學派陽派，披靡天下，一代氣節，蔚爲史光，理想繽紛，度越前古，顧其弊也，撫拾口頭禪，轉相獎借，談空說有，與實際應用益相遠，橫流恣肆，非直無益於國，而且蔑以自淑，逮既明劉戡山證人一派，已幾於王學革命矣。

清儒總積 清代中葉，考證之學大興，考證學或謂之漢學，頗屬不當，劉師培曰：「古無漢學之名，漢學之名，始於近代，可以篤信好古，該漢學之範圍。然治漢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是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之訓，故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條例以治羣書耳。」

—近代漢學
變遷論

江藩著漢學師承記，自康熙至嘉慶間學者略備，而道咸以來之學者，其學派亦多演自乾嘉，迄今猶盛稱漢學者，其淵源不可不考也。漢學精神，首在求實。劉師培曰：「江戴之學，興於徵歛，所學長於比勘，博徵其材，約守其例，悉以心得爲憑，且觀其治學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條，使綱舉目張，同條共貫，可謂無微不至者矣。卽嘉定三錢於地輿天算，各擅專長，博極羣書，於一言一事，必求其微，而段王之學，溯源戴君，尤長訓故，於史書諸子，轉相證明，或觸類而長，所到冰釋，卽凌陳三胡，或條例典章，或詮釋物類，亦復根據分明，條理融貫，恥於輕信，而篤於深求。徵實之學，蓋至是而達於極端矣。」近代漢學變遷論 故近人盛稱其治學方法，合乎西洋科學的精神，而有分業的組織。所謂科學的精神，何也？善懷疑，善尋問，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說，一己之臆見，而必力求一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則原始要終，縱說橫說，務盡其條理而備其左證，二也。其學之發達，如一有機體，善能增高繼長，前人之發明者，啓其端緒，雖或有未盡，而能使後人因其所啓者，而竟其業，三也。善用比較法，臚舉多數之異說，而下正確之折衷，四也。皆近世各種科學所以成立之由，而乾嘉諸學者皆備之。故曰其精神近於科學。所謂分業的組織何也？生計家言社會愈進於文明，則分業愈趨於細密，此不獨生計界爲然。

也。即學術界亦然。晚近實學益昌，而學者亦益以專門爲貴，分科之中，又分科焉。碩儒大師，往往終身專執一科，以名其家。漢學家之治經，亦有類於是。乾嘉以後學者，皆各專一書，以終身。如段氏之說文，陳氏之毛詩，胡氏之儀禮，孔氏陳氏之公羊，乃至或專事校勘，或專明金石，或專釋地理，或專研聲律，或專考歷算，其分業愈精，其發明愈深。百年前之經學，其組織殆可稱完備。故曰其組織近於分業的。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清初諸大儒，學行兼崇，固不分所謂漢宋，其後雖亦有祖述而私淑之者，然由理學而趨於考證。乾嘉之際，漢學之幟，遂風靡一時，講求修身行己治國成人者之風，遠不如研究音韻文字，校勘金石目錄之學者之盛。雖經學有古文今文西漢東漢之區別，然亦承乾嘉之風而演進，仍以漢學相高，一涉宋明心性之談，則相率而嗤之矣。相習成風，視爲當然，遂開中國數千年來崇尚學術之新局，實爲中國古典學之尾閭時代。然其所以能倡此局而者，約有二端：一曰反動，二曰促進。

反動者何？有兩方面，一受明儒空疏之影響，一受清廷壓迫之情勢而然也。雍嘉兩朝，屢興文字大獄，學者束縛箝制，動遭忌諱，皆以研究古學，可以避禍成名，遂一時蒸爲風尚，此消極的反動，取避

免態度，所謂「直逼處此」者也，已如前述。其實樸學之風，已開於清初，顧李諸儒，乾嘉以後，學者承其餘緒，皆以鴻博精竅爲務，此出於自然之勢。顧亭林反對明人之空疏最力，其言曰：「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政論學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將死，云吾曹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日知錄 亭林既憤當時學風，以爲明亡實由於此。推原禍始，歸咎陽明，故其言曰：「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安石之新說，其在今日，則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日知錄 其餘諸儒如李剛主朱舜水王船山費燕峯等，俱爲激烈之調論，以指斥王學之空疏，以致禍國，其實王學固有其本身之精神，惟時代既過，引起學者反動，則不得不倒，實者虛之藥也，故清初諸儒，莫不思崇尚實學，而以顧黃爲著。亭林與友人論學書曰：「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

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其好學之篤，與黃梨洲同風。或梨洲開其端。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詳言之：「忠端之被逮也，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儒。既求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於書無所不窺者。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底。東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云：「而於書無所不窺，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所謂別有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其學問之篤實，實乾嘉漢學派之鼻祖焉。

雖然，其間有一導線焉，則曰閩百詩者，則曰胡東樵謂閩氏著古文尙書疏證，定東晉晚出二十

五篇之僞，批卻導疑，霍然以解。胡氏著高賁指，謂漢唐二孔孔安國注疏及孔穎達疏，宋蔡氏蔡沈集傳於地理多

疏舛，及博考羣書，以辨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異同。此二書出，乃爲經學界開一新紀元。夫二書者，各明一義，至爲區區，而經學新紀元之名譽，不得不歸之者何也。蓋三百年來學者，以晉唐以

後之經說爲不足倚賴，而必求徵信於兩漢，此種觀念，實自彼二書啓之，而其引證之詳博周密，斷案之確實犀利，尤足使讀者舌橋心折，而喚起尊漢蔑宋之感情。聞書專據康成以折僞孔胡書多引鄭注及說文以正孔疏蔡傳清儒之崇拜

許鄭其感情始自此二書始。蓋二書直接之發明，雖局於一節，而間接之影響，則偏於全體也。

茲類別其研究門徑如次：

類別	提要內容概要（參考梁著清代學術概論）
<p>經</p> <p>經及傳記，逐字逐句爬梳，引申或改正舊解者不少。大部分用筆記或專篇體</p>	<p>清代自當以經學爲中堅，其最有功經學者，則諸經殆皆有新注疏也。其在易則有<u>惠棟之周易述</u>，<u>張惠言之周易虞氏義</u>，<u>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學</u>。其在書則有<u>江聲之尚書集注音疏</u>，<u>孫星衍之尚書古今文注疏</u>，<u>段玉裁之古文尚書撰異</u>，<u>王鳴盛之尚書後案</u>。其在詩則<u>陳奐之詩毛氏傳疏</u>，<u>馬端辰之毛詩傳箋通釋</u>，<u>胡承珙之毛詩後箋</u>。其在周禮，則<u>孫詒讓之周禮正義</u>。其在儀禮，則有<u>胡承</u></p>

之	注	疏	史
<p>裁，為部分的細密研究，研究進步之結果，經人綜合作全書的解釋，或注新疏，諸部殆遍。</p>			
<p>珙之儀禮古今疏義，胡若輩之儀禮正義。其在左傳，有劉文祺之春秋左氏傳正義。其在論語，有<u>劉寶楠</u>之論語正義。其在孝經，則有<u>皮錫瑞</u>之孝經鄭注疏。其在爾雅，有<u>邵晉涵</u>之爾雅正義，<u>郝懿行之爾雅義疏</u>。其在孟子，有<u>焦循</u>之孟子正義。十三經除禮記穀梁外，餘皆有新疏一種或數種。而<u>大戴禮記</u>則有<u>孔廣森</u>補注，<u>王聘珍</u>解詁焉。其餘為部分的研究之書，最著者如<u>惠士奇</u>之禮說，<u>胡渭</u>之<u>禹貢錐指</u>等，其精粹者不下數百種。</p>	<p>清初諸師，皆治史學，<u>黃宗義</u>、<u>萬斯同</u>以一代文獻自任，實為史學滴派。乾隆以後，傳此派者，全祖望為著。嗣後若<u>趙翼</u>之廿二史劄記，<u>王鳴盛</u>之十七史商榷，<u>錢大昕</u>之二十一史考異，<u>洪頤煊</u>之諸史考異，其職志皆在考證史蹟，訂譌正謬。其專考一史者，則有<u>惠</u></p>		

書 之 搜 補

關於史籍之編著源流，各書中所記之異同真偽，遺文佚事之闕失或散見者，皆分部辨證，其中補訂各史表志，爲功尤鉅。

棟之後漢書補注，梁玉繩之史記志疑，漢書人表考，錢大昕之漢書辨疑，後漢書辨疑等，其尤著者也。自萬斯同力言表志之重要，自著歷代史表，此後表志專書，可觀者多。顧棟高有春秋大事表，錢大昭有後漢書補表等，林春溥著竹柏山房十五種，皆考證古史，其中戰國紀年，孔孟年表最精密。洪亮吉有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侯康有補三國藝文志等，皆稱善本焉。而對於古史別史雜史，亦多考證箋注，則有陳逢祿之逸周書補注，朱右曾之周書集訓校釋，洪亮吉之國語注疏等。降及晚清，研究元史，忽成爲一時風向，則有何秋濤之元聖武親征錄校正，李文田之元祕史注，凡此皆以經學考證之法，移以治史。其專研究史法者，獨有章學誠之文史通義，其價值可比劉知幾史通。黃宗羲

方 志 之 修 撰

各省府州縣皆
有創編或續訂
之志書，多成於
學者之手。

始著明儒學案，為學史之祖，其宋元學案，則其子百家與全祖望
先後續成之。皆清代史學之光也。

清之盛時，各省府州縣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於碩學之手。其
在省志，浙江通志，廣東通志，雲南通志之總纂，則阮元也。廣西通
志則謝啓昆也。湖北通志則章學誠原稿也。其在府縣志，則汾州
府志出戴震，涇縣志，淳化縣志出洪亮吉，三水縣志出孫星衍，朝
邑縣志出錢坫，偃師志，安陽志出武億，富順縣志出段玉裁，和州
志，亳州志，永清縣志，天門縣志，出章學誠，鳳臺縣志出李兆洛，長
沙縣志出章祐誠，遵義府志出鄧珍莫友之。凡作者皆一時之選
也。

類書之製，由來久矣，其最鉅者，如宋之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至

書 叢	纂 編 之 書 類
<p>刻書之風大盛，</p>	<p>官私各方面，多努力於大類書之編纂，體裁多與前代不同。有價值者頗多。</p>
<p>叢書之學，始於宋人之儒學驚悟，百川學海二書，蓋類書之變例也。下逮元明，代有輯刻。至清而輯刻叢書之風，日益多盛。叢書最便初學，為其一部之中，可該羣籍，蒐殘存佚，為功尤鉅。其有合諸人諸代而為之者，如武英殿聚珍板書，通志堂九經解，阮元皇清經解，文選樓叢書，孫馮翼問經堂叢書，畢沅經訓堂叢書，盧文弼抱經堂叢書，孫星衍平津館叢書，岱南閣叢書，秦鑿汗筠齋叢書，</p>	<p>於清代，類書頗多，體制亦殊。其間如淵鑑類函，駢字類編，子史精華，佩文韻府等，專為尋查之用，尚無大價值。至於圖書集成，則搜羅宏富，尤為學者參考之資，而四庫全書之編輯，以經史子集，合為一爐，洋洋大觀，實亦類書之屬也。則尤為典籍之宿海，文化中心矣。</p>

偽書	刊校之
<p>多數偽書，或年代錯誤之書，皆</p>	<p>單行善本固多，其最有文獻者，尤其多數大部的叢書。</p>
<p>清儒治學，首重真偽，其有偽書，必加辨正。自唐宋學者勇於疑古，發獲搗奸，不遺餘力，如<u>柳宗元之辨鵝冠子列子</u>，<u>歐陽修之疑繫</u></p>	<p><u>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u>，<u>黃丕烈士禮居叢書</u>，<u>張海鵬學津討源</u>，<u>借月山房叢書</u>，<u>陳春湖海樓叢書</u>，<u>錢熙祚守山閣叢書</u>，<u>珠叢別錄</u>，<u>指海</u>，<u>楊墨林連筠簃叢書</u>，<u>郁松年宜稼堂叢書</u>，<u>蔣光煦別下齋叢書</u>，<u>涉聞梓舊</u>，<u>伍元徽嶺南遺書</u>，<u>伍崇曜粵雅堂叢書</u>，<u>潘仕誠海山仙館叢書</u>等，校刊精審，有<u>關</u>學，而能多存書者也。其關於清代一人自著者，亦復甚夥，如<u>顧炎武亭林遺書</u>，<u>音學五書</u>，<u>王夫之船山遺書</u>，<u>毛奇齡西河合集</u>，<u>杭世駿杭氏七種</u>，<u>戴震戴氏遺書</u>，<u>錢大昕潛研堂全書</u>，<u>趙翼甌北全集</u>，<u>崔述東壁遺書</u>，<u>李兆洛李中書五種</u>，<u>嚴可均四錄堂類集</u>等是也。</p>

之辨明	佚書之搜輯
用嚴正態度辨證，大半成爲信讞。	多數亡佚書籍，俱從數種大類書或較古的著述中搜輯成冊。
<p>辭，至清乃大開其風。若<u>閻若璩</u>、<u>惠棟</u>之疏證古文尙書，<u>胡澐</u>、<u>張惠言</u>之辨析易圖，<u>姚際恆</u>之考訂古今僞籍，雖所言未能盡允，而其區分真贋，昭示來茲，使一切附會之言，莫不證定，厥功偉矣。</p>	<p>古籍佚亡，往往散見各書，稟集非易，自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從<u>永樂大典</u>中，採集數百種，此爲輯佚之始，此後輯佚之學日昌，自<u>周秦諸子</u>，<u>漢人經注</u>，<u>魏晉六朝逸文</u>，無不搜羅。自今文學興，舊注全亡，皆從舊籍採輯，其片語隻句，<u>西漢經說</u>，遂大明於時。其最著者，如<u>任大椿</u>之<u>小學鉤沈</u>，<u>嚴可均</u>之<u>全上古三代文</u>，<u>張澍</u>之<u>二酉堂叢書</u>，<u>馬國翰</u>之<u>玉函山房輯佚書</u>，<u>袁鈞</u>、<u>鄭氏佚書</u>，<u>荊泮林</u>之<u>荊氏輯十種古書</u>，<u>王漢</u>之<u>漢魏遺書鈔</u>，<u>晉唐地理書鈔</u>，<u>黃奭</u>之<u>漢學堂叢書</u>，而<u>嚴馬</u>二家兼採四部，搜羅宏富，考證精博，雖斷珪殘璧，竟成鉅</p>

古書之校勘

難讀之古書，俱根據善本，或釐審字句，或推比章節，還其本來面目。

製，嘉惠後學，多矣。

古書傳習愈希者，其傳鈔踵刻，僞謬愈甚，馴至不讀，而其書以廢。清儒則博徵善本以校讎之，校勘遂成一專門學，其成績可紀者，若汪中畢沅之校大戴禮記，周廷采趙懷玉之校輯詩外傳，盧文弼之校逸周書，汪中畢沅孫詒讓之校墨子，謝墉之校荀子，孫星衍之校孫子吳子，汪繼培任大椿秦恩復之校列子，顧廣圻之校國語國策，韓非子，華陽國志，畢沅梁玉繩之校呂氏春秋，嚴可均之校慎子商君書，畢沅之校山海經，洪頤孫之校竹書紀年，穆天子傳，丁謙之校穆天子傳，戴震盧文弼之校春秋繁露，汪中之校賈誼新書，戴震之校算經十書，戴震全祖望之校水經注。諸所校者，或遵善本，或據他書所徵引，或以本文上下互證，或是正其文

文 字 之 研	
<p>此學本經學附庸，因注釋經文而起，其後特別發展，對於各個字意義之變遷及文法應用，在小學名稱之下，別成爲一種專</p>	
<p>有清學術，以經學爲中堅，小學則又經學之中堅也。先是顧炎武教人以讀書必先識字，此後學者治經，皆取途於小學，許氏說文卽其聖經也。經學家無一不治說文者，風尙所趨，著述日衆，固以附庸而蔚爲大國。研究說文之名著，有<u>段玉裁之說文注</u>，<u>桂馥之說文義證</u>，<u>王筠之說文釋例</u>，<u>說文句讀</u>，<u>朱駿聲之說文通訓定聲</u>。其在說文以外之古字書，則有<u>戴震之方言疏證</u>，<u>江聲之釋名疏證</u>，<u>宋翔鳳之小爾雅訓纂</u>，<u>胡承珙之小爾雅義證</u>，<u>王念孫之廣雅疏證</u>，此與<u>邵郝二疏</u>略同體例，得此而六朝以前之字書，差無疑</p>	<p>字，或釐定其句讀，或疏證其義訓，往往有前此不可索解之語句，一旦昭若發朦，其功尤鉅者，則所校多屬先秦諸子，因此引起研究諸子學之興味。</p>

究
門學。

音韻之研究
此學本小學附庸，其後亦變爲獨立，對於古音方音聲母韻母等，發明甚多。

金

此學極發達，其

滯矣，而以極嚴正之訓詁家法貫穴羣書而會其通者，則王念孫之經傳釋詞，俞樾之古學疑義舉例，爲最精確。

音韻學又小學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自顧炎武始著音韻古音表，唐韻正，而江永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戴震有聲韻考，聲類表，段玉裁有六書音韻表，姚文田有說文聲原，苗夔有說文聲譜表，嚴可均有說文聲類，陳澧有切韻考。其動機本起於考證古音，以爲誦讀古書之工具，而愈推愈密，遂能窮極人類發音官能之構造，推出聲音變化之公例，劉獻廷著新韻譜，創字母，惜其書不傳。金石學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學也。自顧炎武著金石文字記，實爲斯學之濫觴。繼此有錢大昕之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億之金石三跋，洪頤煊之平津館讀碑記，嚴可均之鐵橋金石跋，陳

算 學	石 之 研 究
<p>在科學中，以此學爲最發達，經</p>	<p>所屬門類甚多，近有趨向古物學之勢。</p>
<p>自明徐光啟以後，士大夫漸好天文算學，清初則王錫闡、梅文鼎最專精，而大師黃宗羲、江永輩皆提倡之。清聖祖尤篤嗜，召西士南懷仁等供奉內廷，風聲所被，嚮慕尤衆。聖祖著有數理精蘊，曆象考成，錫闡著有曉菴新法，文鼎有勿菴曆算全書二十九種，江永有慎修數學九種，戴震校周髀以後迄六朝唐人算書十種。命</p>	<p>介祺之金石文字釋，皆考證精微。而王昶之金石萃編，彙錄衆說，頗似類書。其專舉目錄者，則孫星衍、邢昺之寰宇訪碑錄，其後碑板出土日多，故萃編訪碑錄等再三續補而不能盡。顧錢一派專務以金石爲考證經史之資料，同時有黃宗羲一派，從此中研究文史義例，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後梁玉繩、王芑孫、郭麐、劉寶楠、李富孫、馮登府等，皆廣續有作。</p>

學大師，幾無人
不加以研究。

曰算經。自此而後，經學家什九兼治天算，著作日宏，李銳有李氏遺書，董祐誠有董方立遺書，焦循有里堂學算記，張作楠有翠微山房數學，劉衡有六九軒算書，徐有壬有務民義齋算學，鄒伯奇有鄒徵君遺書，丁取忠有白芙堂算學叢書，李善蘭有則古昔齋算學。至曾國藩設江南製造局於上海，其算學名著，多出李善蘭華衡芳手云。

之 研 究 地 理

有價值之著述

顧炎武劉獻廷皆酷嗜地理學，所著書皆未成。而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亦偏於考古一途。自戴震考水地記，按水經注，而水經爲一時研究之中心，而齊召南著水道提綱，則循水道治今地理也。洪頤煊有漢志水道疏證，陳澧有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亦以水道治漢地理。閻若璩著四書釋地，徐善善著春秋地名考異，江永

之

甚多，但多屬於
歷史沿革方面。

著春秋地名考實，焦循著毛詩地理釋，程恩澤國策地名考，皆考證先秦地理。其考證各史地理者，則吳單信漢書地理志補注，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最精博。其通考歷代者，有陳芳績之歷代地理沿革表，李兆洛之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自乾隆後，邊徼多事，嘉道間學者，漸留意西北地理，而徐松張穆何秋濤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新疆識略。穆有蒙古游牧記，秋濤有朔方備乘，漸引起研究元史的興味。

研究

以上諸端，可知清儒學術門類之廣，研究之精，上溯先秦，下迄當代，兼搜並蓄，實爲中國古典學之總結集，而世界各國學術界所未有之盛事也。論者謂有清一代之學術，大抵述而無作，學而不思，故可謂之爲思想最衰落時代，然通二百六十年間觀之，有不可思想之一理趣出焉。(1)順治康熙間，承前明之遺，夏峯梨洲二曲諸賢，尙以王學教後輩，門生弟子徧國中，則「明學」實占學界第一

之位置。(2)然晚明偽王學倡狂之習，已爲社會所厭倦，雖極力提倡，終不可以久存，故康熙中葉遂絕迹。時則考據家言，雖始萌芽，顧未能盛，而時主所好尚，學子所崇拜者，皆言程朱學者流也。「宋學」古學界上第一之位置。(3)顧亭林日勸學者讀注疏，爲漢學之先河，其時學者漸厭宋學之空疏武斷，而未能悉折衷於遠古，於是借陸德明孔沖遠爲嚮導，故「六朝三唐學」實古學界上第一之位置。(4)惠戴學行，謂漢儒去古最近，適於爲聖言通羣象，一時靡其風，家稱賈馬，人說許鄭，則「東漢學」古學界上第一之位置。(5)莊列別興，魏邵繼踵，謂晚出學說非真，而必溯源於西京博士之所傳，於是據今文以自別於古，與乾嘉極盛之學派挑戰，抑不徒今文家然也。陳碩甫作詩疏，亦申毛黜鄭，同爲古學，而必右遠古，鄭學日見掙擊，而治文字者，往往據鼎彝遺文，以紉叔重，則「西漢學」古學界上第一之位置。(6)乾嘉以還，學者多讎正先秦古籍，漸可得讀，自康有爲言孔子改制創新教，且言周秦諸子皆改制創新教，於是孔門宗教以內，有游夏孟荀異同優劣之比較，於孔教宗門以外，有孔老墨及其他九流異同優劣之比較，凡所謂辨，悉從其朔，故「先秦學」古學界第一位置。二百年之學術，倒影而釋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

象也。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第五章 翻譯

我國對於他國知識之要求，蓋有兩度，一爲隋唐以前之印度文化，二爲明清之歐西文化。此二種文化，前者已告一段落，後者則日新無已，茲分兩端言之。

佛典翻譯

佛教爲外來之學，其託命在翻譯，自然之數也。自後漢之末葉至唐之初，備典傳譯之時期，前後通計七百有餘年，當時及其後之多數學者，整理此極紛雜之典籍，調查目錄，達六十次以上，今其存者二十餘部。多數目錄中最可貴重者，前有隋錄，中有開元錄，後有三藏錄，此三種者，諸目錄中之尤最也。而三錄又以開元錄爲中心，自漢以至於五代，僅有繕寫之藏經，至宋初雕印大藏，於是大藏經劃一時期。而爲宋初雕印之基礎者，開元錄也。開元錄者，自後漢永平十年四七至開元十八年三〇六百六十四年間之傳譯者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之三藏及傳並失譯，總計二二七八部七〇四六卷，至是而大藏經之本體，始確定不動矣。常樂大定大藏經雕刻考自隋運送中唐，凡七百年間，庶續盛弘斯業；宋元以降，則補苴而已。據唐代開元釋教錄所述其時譯人及經典之數如下表：

卷數	部數	譯人	朝代	
			書	人
三九五	一九二	三	漢	後
一八四	一二	五	魏	曹
一七五	二八	五	吳	孫
九〇四	九三	二	晉	西
六八二	三三	一	晉	東
九七六	一六	八	秦	符
二四二	一五	五	秦	姚
一〇	九	一	秦	伏乞
六三	四	一	涼	前
二七	八	九	涼	北
三三	二	三	宋	劉
二二	一	七	齊	蕭
二七	四	八	梁	蕭
五	八	一	魏	元
二九	三	二	齊	高
一三	八	四	周	宇文
三三	四	三	陳	
三〇	六	九	隋	
二七	四	三	(元開)	唐
七〇	三	七	計	合
六	二	七		

然此乃並存佚真僞重出者，合計總數，依彼錄所勘定當時現存真本，實僅九六八部，四五〇七卷，據元代法寶勘同總錄所述，其前出及續出之數，如下表：

卷數	部數	譯人	朝代	
			書	人
四、五〇七、	九六八、	一七八、	後漢永平十年至唐開元十八年	七—七三〇
			唐開元十八年至貞元五年	一七八九
二四二、	一三七、	八、	貞元五年至宋景祐四年	九—一〇三七
			宋景祐四年至元至	三七—一二八五
一一五、	二二〇、	四、		
三三三、	二二〇、	六、		

若以大小乘經律乘分類，則其表如次：

部數	書藏	
	數	別
八九七、	大乘經	大
	大乘律	大
二八、	大乘論	大
	小乘經	小
一一八、	小乘律	小
	小乘論	小
二九一、	小乘經	小
	小乘律	小
六九、	小乘論	小
	小乘經	小
三八、	小乘律	小
	小乘論	小

卷

數二、九八〇、

五六、

六二八、

七一〇、

五〇四、

七〇八、

此後明清高麗日本諸藏，雖互有增減，其所出入者，多此土撰述。大抵印度經律論集傳等，譯成國文者，汰僞除複，現存者約五千卷內外，此真我國民一大事業也。此事業什之九，皆在東漢末至晚唐，而唐代爲尤盛，其餘則附庸而已。此七百年間翻譯事業進化之迹，歷歷可尋。以譯本論，初時多憑胡僧闍誦傳譯，後則必求梵文原本。同是原本也，初時僅譯小品，後乃廣譯大經。同是經也，初則章節割裂，各自單行，後乃通譯全文，首尾完具。以譯人論，初時不過西域流寓諸僧，與不甚著名之信士，後則皆本國西行求法之鴻哲，與印度東遊之大師。以譯法論，前此多一人傳語，一人筆受，後則主譯之人，必梵漢兩通，而口譯筆受，證義勘文，一字一句，皆經四五人之手，乃著爲定本。以譯事規模論，初則私人一二，相約對譯，後乃由國家大建譯場，廣羅才俊。以宗派論，初則小乘，後則大乘。以書籍種類論，初惟翻經，後乃漸廣涉律論傳記，乃至外道哲學，咸所取資。

佛典翻譯，可略分爲三期：自東漢至西晉，則第一期也。僧徒記述譯事，每推本於攝摩騰竺法蘭。

據高僧傳攝摩騰本中天竺人。解大小乘經，冒涉流沙，至於洛邑，明帝甚加賞接。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山室第十四間中。竺法蘭亦中天竺人，既達洛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惜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惟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現存諸經，惟此爲始。果爾，則西元六十七年，佛經已輸入中國。惟四十二章經純是魏晉以後文體，稍治中國文學史者，一辨卽能識別，其內容思想，亦與兩晉玄談之流相接近，殆爲晉人僞託。安錄東晉釋道安經錄卷首不載此書，則安者或在安後，或安知其僞而擯之也。蘭之本行經等，亦不見安錄，蓋同爲僞本。是故漢明遣使，是否有其事？騰蘭二公，是否有其人？不妨付諸闕疑，而此經則決不常信。我國譯經事業，實始於漢靈桓間。四第二世 紀中葉略與馬融鄭玄同時，上距永平已八十年矣。最初譯經大師，則安清安世高與支讖支婁迦讖也。清安息人，識月支人，並以後漢桓靈間至洛陽，據傳清本安息太子，出家偏歷諸國，漢桓帝初到中夏，非久卽通華言，以建和二年至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九部。傳稱其「辯而不華，實而不野」，道安謂「先後傳譯，多有謬濫，惟清所出，爲羣譯首。」識以靈帝光和中平間譯出般若道行般若三昧，首楞嚴等三經。則孟福張

蓮爲之筆受。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數部，譯人失名。道安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傳稱其「譯文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凡清所譯，祐錄梁僧祐出三藏集記省著錄三十四部，房錄隋長房歷代三寶記省著錄百七十六部。凡讖所譯，祐錄著錄十四部，房錄著錄二十一部。所譯大率皆從大經中割出小品，漢末三國所譯經，大抵類此。二公以後之大譯家，則友謙也。謙本月氏人，漢靈帝時，月氏有六百人歸化中國，謙父與焉；故謙實生於中國，而通六國語。謙於讖爲再傳，漢獻末，避亂入吳，孫權悅之，拜爲博士。自黃武初至建興中，譯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等經數十種，所譯雖多小乘，然維摩阿彌陀兩大乘經，此爲首譯。而江左譯事，謙實啟之。同時有頗重要之一人，則朱士行也。漢靈帝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卽般若小品之舊本，士行謂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入西域。西行求法之人，此其首也。士行至于闐，果得求梵書正本，遣弟子佛如禮齋還洛陽，託無羅義竺叔蘭二人共譯之，名曰放光般若經，共九十品二十卷，卽大般若經之第二分也。第一期最後之健將，則竺法護也。系出月支，世居燉煌，故亦爲燉煌人。通三十六國語言文字，中國人能直接自譯梵文，實自護始。其所譯各部咸有，諸大乘三十餘種，小乘將百種，大乘論小乘論各一種。祐錄載其所譯一五四部，三〇九

卷，傳稱其：「自西域歸，大齋梵經，沿路傳譯，寫爲晉文。」又云：「終日寫譯，勞不告倦。」其忘身弘法之概，可以想見。第一期所出經雖不少，然多零品斷簡，所謂：「略至略翻，全來全譯，」實則略者多而全者希也。所譯不成系統，翻譯文體，亦未確定。

東晉南北朝爲譯經事業之第二期，就中更可分爲前後期。東晉二秦，其前期也。劉宋元魏迄隋，其後期也。第二期之前期，羅什佛馱耶舍無憊接踵東來，法顯法勇智嚴寶雲，捐身西邁，大教弘立，實在茲辰。譯界有名之元勳，後有玄奘，前有鳩摩羅什，玄奘卷帙雖富於什，而羅什範圍，則廣於奘。而其功尤偉者，則在譯論。論前此未或譯也，譯之自羅什始。智大智度地瑜迦兩論，卷皆盈百，號稱中王。至其譯中，百十二門，因以開三論宗；譯成實，因以開成實宗，譯十住，因以開十地宗，此尤其章明較著等矣。計什所譯經律論雜傳等都九十四部，四百二十五卷。據內典錄而據後來梵僧所言，猶謂：「什所諳誦，十未出一。」什所譯經，什九現存，襄譯諸賢，皆成碩學，大乘確立。什功最高。東晉末葉，羅什譽望勢力，掩襲一世，其能與之對抗者，惟佛馱跋陀羅。佛馱迦維羅衛人，實與釋迦同祖。智嚴寶雲西行求法，從之受業，因要與歸。初至長安，與羅什相見，什大欣悅，每有疑義，必共諮決。飄然南下，竟不北歸。法領

從于闐齋得華嚴法顯從印度齋得僧祇律，皆馱手譯。凡馱所譯一十五部，百十有七卷，以較什譯，雖不及三之一，然華嚴大本肇現，則所謂「一變已足」也。同時有異軍特起於北涼，曰曇無讖。讖中天竺人。初習小乘，兼通五明諸論，後乃習大乘，旋渡嶺東遊，止西域諸國，將十年，漸東至姑臧，學語三年，乃從事焉。讖先本齋涅槃以來，適智猛東歸，亦齋此本，然所齋皆僅前分，於是復遣使于闐，求得後分，先後譯爲四十卷，則今之大般涅槃經是也。又譯大方等大集金光明悲華楞伽地持諸大經，優婆塞戒菩薩戒本諸律，其譯業之偉大，略與羅什佛馱等。南北朝迄隋，爲第二期之後期。在前期中，經典教義未備，故學者之精力，全費於翻譯輸入，及入本期，則要籍既已略具，學者務研索而會通之。故此期之特色，在諸宗之醞釀草創，而不在翻譯。其翻譯事業，不過繼前期未竟之緒而已。其趨勢，則由經部漸移於論部。大乘經最可紀者，則大業之完成，與寶積之續出而已。小乘經則佛本行集與正法念處之新譯而已。論部則殊有異彩，蓋前期羅什輩專弘印土之法性宗，此期則漸輸入法相宗也。其最重要之人，則爲真諦，創譯起信爲大乘鍵人所共知。

自唐貞觀至貞元，爲翻譯事業之第三期，此期實全體佛教之全盛期，諸宗完全成立，卓然爲一

「中國的佛教」之一大建設，而譯事亦登峯造極。其空前之偉人，則玄奘也。奘孤征求法，歷十七年，徧參各大師，親受業於戒賢智光。既而在彼土大弘宗風，所至各國，皆待以國師之禮。以貞觀十九年正月歸京師。長安其年二月六日，至龍朔三年十月，凡十九年間，四六四五—六六三繼續從事翻譯，所譯共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其絕筆之時，距圓寂僅一月耳。計以十九年，譯千三百餘卷，平均每年譯七十卷，而最後四年，顯慶五至龍朔三平均乃至每年譯百七十卷。傳稱：「師自永徽改元後，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課程，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遇乙之後，方乃停筆。懋經已，復禮佛行道，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誦讀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恆來決疑請義，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教誡，盈廊溢廡，酬答處分，無遺漏者。」真千古學者之模範也已。其最宏事業，在譯大般若，瑜伽師地，大毗婆沙，及六足發智，俱舍，卽此諸編，已逾千卷，而成惟識論，雖名爲譯，實乃自著。法相一宗，雖淵源印土，然大成之者，實自奘師。其提倡因明傳譯之餘，講析不倦，中國人知用邏輯以治學，實自茲始。續高僧傳云：「奘奉勅翻老子五千文爲梵言，以遺西域。」又云：「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奘乃譯唐爲梵，通布五天。」是則奘之譯業，匪惟

東被，乃兼西護。

翻譯事業，至樊已達最高潮，後此則難乎爲繼。然百餘年間流風未沫，數其龍象，尙得六人：(1) 實叉難陀，重譯八十卷本華嚴，今爲定本，重譯起信論，與真諦本互有短長。(2) 義淨，將有部宗毗奈那十一種，全行譯出，凡百餘卷，律藏於是大備焉。法相宗諸論，亦多續譯，補樊所不及。(3) 菩提流志，完成大寶積經。(4) 不空，譯密部經咒百四十餘種，密宗於是成立。(5) 般刺密帝，譯大佛頂首楞嚴，此經真偽，雖滋疑問，然在我國佛學界有最大勢力，則衆所同認矣。(6) 般若，譯華嚴普賢行願品，華嚴遂以完成。自唐貞元迄宋太平興國，約二百年間，譯業完全中止。太平興國八年，始復起譯場，至景祐四年止，凡五十六年間，亦譯出五百餘卷。其著名譯家，曰法護，曰旃護，曰法賢，曰惟淨。所譯經多方等顯密小品，惟論有數種，特可觀，惟淨之大乘中觀釋論九卷，法護之大乘寶義十卷，大乘集菩薩學論二十五卷，施設論七卷，施設之集法寶最上義論二卷。此其選也。元至元間，亦有譯經，然皆小乘小品，蓋不足道。故翻譯專業，雖謂至唐貞元而告終可也。梁啓超佛典之翻譯

科學翻譯

自佛典翻譯之風衰，而科學翻譯之業漸興。關於科學翻譯之事業，蓋始於明季，至

今日而前進未已。其間約可分三期，自明季迄清初爲第一期，自道光以降至清季爲第二期，自嚴復以後則又另轉爲一期。

第一期自明季迄清初，其間一二百年，所有譯述，約有四類。(1)「天文算歷之學」利瑪竇等

之來華也，一以傳西方之宗教，一以傳西方之學術，既貢地誌時鐘，兼自述其製器觀象之能，明其不

徒恃傳教爲生也。利瑪竇上神宗疏利瑪竇入北京後，不四五年，信徒至二百餘，觀李之藻、楊廷筠、徐光啟等

名士之歸依，非絕對信仰宗教，要皆利瑪竇誘引法與中國固有之思想不甚背馳，當時人士對於西

洋科學需要頗急，致使然也。利瑪竇既譯幾何學，即幾何原本又著多種科學書，以公布於世。清制全史然利氏

譯書教學，尙未大用。泊明季因歷法之外，召用其徒，而歷算之學始興。我國歷法，自黃帝迄秦歷，凡六

改，漢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惟明之大統曆，實卽元之授時，

承用二百七十餘年，未嘗改。憲宗成化以後，交食輒不驗，議改曆者紛紛。崇禎中議用西洋新法，命閣

臣徐光啟、光祿卿李天經先後董其事，成曆書二百三十餘卷。多發前人所未發。時布衣魏文魁上疏

排之，詔立兩局推驗，累年校測，新法獨密。明歷史志清代因之，遂用新法所製之歷曰時憲歷。而湯若望

南懷仁等均授官掌歷。湯若望字道未，崇禎二年入中國，次年五月，徵供事歷局。順治二年十一月，掌欽天監事，累加太僕太常寺卿，勅賜通微教師。南懷仁字勳卿，一字敦伯，康熙初年入中國，九年爲欽天監副，十三年擢監正。傳人雖經吳明煊楊光先等攻訐，嘗罷西法，仍用大統法，然其推測至精，中法及回回法，均所不及，故其後仍用時憲歷，一依西法行之，迄於清末焉。(2)「輿地測繪之學」元與西域交通，已知所謂地球。元史天文志而元明間人，猶未究心於地理，至利瑪竇等來中國，而後始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於天中之說。利氏於明萬曆間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明史利氏又著乾坤體義三卷，言地與海合爲一球，居天球之中，其度與天相應，但天甚大，其度廣，地甚小，其度狹，差異耳。傳人艾儒略著職方外紀，繪圖立說，是爲吾國有五洲萬國地誌之始。其書五卷，成於天啟癸亥，蓋因利瑪竇廬迪我舊本潤色之，不盡儒略自作也。所紀皆絕域風土，爲自古輿圖所不載，分爲五大洲，前冠以萬國全圖，後附以四海總說。四庫全書提要至康熙四十七年，命教士

分赴蒙古各部，中國各省，遍覽山水城郭，用西學量法繪畫地圖。是年派日耳曼人白進費隱，法蘭西人雷孝思杜德美等往蒙古及直隸。四十九年，費隱等往黑龍江。五十年，雷孝思等往山東，費隱等往山西，陝西，甘肅。五十一年，法蘭西人馮秉正，德瑪諾等往河南，江南，浙江，福建。五十二年，法蘭西人湯尚賢，葡萄牙人麥大成等往江西，廣東，廣西，費隱潘如法往四川。五十四年，雷孝思等往雲南，貴州，湖南，湖北測圖。五十六年各省地圖繪畢，白進等彙成總圖一幅，並分圖進呈。聖祖命名皇輿全覽圖。卽世所稱康熙內府圖也。正教奉表尤有功於吾國焉。(3)「力藝之學」力藝學以鄧玉函所述奇器圖說及諸器圖說爲權輿。奇器圖說三卷，明西洋人鄧玉函撰，諸器圖說，明王徵撰。涇陽人，天啟壬戌進士，官揚州推官。嘗詢西洋奇器之法於玉函，玉函因以其國所傳文字口授，徵譯爲是書，其術能以小力運大，故名曰重，又謂之力藝。大旨謂天地生物，有數，有度，有重，數爲算法，度爲測量，重則卽此力藝之學，皆相資而成。故先論重之本體，以明立法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條；次論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條；次起重引重等圖，圖皆有說，而於農器水法，尤爲詳備。諸器圖說凡圖十一，各爲之說，而附以銘贊，乃徵所作，亦具有思致。四庫全書提要(4)「農田水利之學」明代講究農田水利之法者，莫徐光啟若光

啟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歷算火器盡其術。崇禎元年，又與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同修新法歷書，故能得其一切捷巧之術，筆之書也。明史本傳光啟撰農政全書六十卷，總括農家諸書，哀爲一集。凡農本三卷，皆經史百家有關民事之言，而終以明代重農之典。次田制二卷，一爲井田，一爲歷代之制。次農事六卷，自營制開墾以及授時占候，無不具載。次水利九卷，備錄南北形勢，兼及灌溉器用諸圖譜。後六卷，則爲泰西水法。次爲農器四卷，皆詳繪圖譜。次爲樹藝六卷，分穀蔬蔬果四子目。次爲蠶桑四卷。又蠶桑廣類二卷，廣類者，木棉麻等之屬也。次爲種植四卷，皆樹木之法。次爲牧養一卷，兼及養魚養蜂諸細事。次爲製造一卷，皆常需之食品。次爲荒政十八卷，前三卷爲備荒，中十四卷爲救荒本草，末一卷爲野菜譜，亦類附焉。四庫全書提要又萬歷壬子西人熊三拔撰泰西水法六卷，皆記取水蓄水之法。一卷曰龍尾車，用挈江河之水。二卷曰玉衡車，附以專筭車，恆昇車，及雙升車等，用挈井泉水。三曰水庫記，用蓄雨雪之水。四卷曰水法附餘，則皆尋泉作井之法，而附以療病之水。五卷曰水法或問，備言水性。六卷則諸器之圖說也。四庫全書提要凡此四者，皆初期之科學結晶也。茲就其時西人譯著諸書，列爲簡表如次：

〔到著—死年〕 時代	人名國籍	著譯書目
萬曆九—三八 (1581—1610)	利瑪竇 Matteo Ricci 意大利	〔1〕同文算指前編二通編八別論一〔天學初函本，海山仙館本，四庫本〕〔2〕測量法義一〔天函本，海山本，指海本，四庫本〕〔3〕圓容較義一〔天函本，海山本，守山閣本，四庫本〕〔4〕乾坤體儀三〔四庫本〕〔5〕渾蓋通憲圖說二〔天函本，守山閣本，四庫本〕〔6〕渾天該一〔藝海珠塵本〕〔7〕萬國輿圖〔8〕西字奇迹〔9〕西國記法〔10〕幾何原本六〔四庫本〕
萬曆一三—二八 (1585—1600)	孟三德 Edward de Thoms 葡萄牙	〔1〕崇禎算書〔2〕長算補注解惑〔3〕遠鏡說〔4〕進呈圖像〔5〕渾天儀說。

<p>萬曆二五—順治一 1 (1597—1654)</p>	<p>龍華民 Micolao Longo bardl.</p>	<p>意大利</p>	<p>地震解 (1) 泰西水法六〔天函本, 四庫本〕(2) 表度說 一〔天函本, 四庫本〕(3) 簡平儀說一〔天函本, 守山閣本, 四庫本〕</p>
<p>萬曆三三—泰昌元 (1606—1620)</p>	<p>熊三拔 Sabhati- nus de Ursis.</p>	<p>意大利</p>	<p>地理備考二一〔海山本〕</p>
<p>萬曆三五—崇禎三 (1607—1640)</p>	<p>高一志 王豐肅 Alphpuso de Nag- no ni</p>	<p>意大利</p>	<p>(1) 空際格致二〔四庫存目〕(2) 齋家西學 (3) 譬學(4) 寰宇始末(5) 西學治平。</p>
<p>萬曆三八—順治六 (1610—1649)</p>	<p>陽瑪諾 Manoel Diaz.</p>	<p>葡萄牙</p>	<p>學舉要。 (1) 天問略一〔天函本, 藝海本, 四庫本〕(2) 天 學舉要。 (1) 西學凡一〔天函本, 四庫本〕(2) 幾何法要</p>

萬曆四一—順治六 (1613—1649)	艾儒略 Tulio Alenio.	意大利	四〔新法算書本，四庫本〕(3) 職方外紀〔天 函，本守山閣本，墨海金壺本，龍威秘書本，四庫本〕 (4) 西方答問 (5) 利瑪竇行實 (6) 坤輿圖說 (四庫本) (7) 幾何要法 (8) 萬物真源 (9) 景 教碑頌。
萬曆四二—順治六 (1614—1649)	畢方濟 Fran- cesco Sambia- so.	意大利	(1) 靈言蠶勺二〔天函本，四庫存目〕(2) 畫答 (3) 睡畫二答 (4) 奏摺。
天啟元—崇禎三 (1621—1630)	鄧玉函 Johann Terrens.	日耳曼	(1) 遠西奇器圖說三〔守山閣本，四庫本〕(2) 測天約說 (3) 黃赤距度表 (4) 正球升度表 (5) 人身說概二 (6) 諸器圖說 (7) 大測。 (1) 奏疏四〔新算本，四庫本〕(2) 算法西傳一

天啟一一康熙五
(1632—1666)

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日耳曼

- 〔新算本，四庫本〕(3) 新法算引二〔新算本，四庫本〕(4) 新法表異二〔新算本，四庫本〕(5) 新法曉或二〔新算本，四庫本，青照堂本〕(6) 大測二〔新算本，四庫本〕(7) 學算小辨二〔新算本，四庫本〕(8) 測天得說二〔新算本，四庫本〕(9) 渾天儀說五〔新算本，四庫本〕(10) 西洋測日曆(11) 星圖(12) 恆星表八(13) 恆星出沒二〔新算本，四庫本〕(14) 恆星屏障(15) 測食略二〔新算本，四庫本〕(16) 古今交食考一〔新算本，四庫本〕(17) 交食算指七〔新算本，四庫本〕(18) 交食表九〔新算本，四庫本〕(19) 交食表用法(20) 交食蒙求(21) 恆星算指四〔新算本，四庫本〕

			<p>庫本〕(22)八線表一〔新算本,四庫本〕(23)遠鏡說〔新算本,四庫本,藝海塵珠本〕(24)火攻絮要三〔海山本〕(25)共譯各圖。</p>
<p>天啟四—康熙三 (1624—1664)</p>	<p>羅雅谷 Jacobus Rho.</p>	<p>意大利</p>	<p>(1)測量全義一〇〔新算本,四庫本〕(2)五緯表〔新算本,四庫本〕(3)五緯算指八〔新算本,四庫本〕(4)月離算指四〔新算本,四庫本〕(5)月離表四〔新算本,四庫本〕(6)日躔算指一〔新算本,四庫本〕(7)日躔表一〔新算本,四庫本〕(8)黃赤正球一〔新算本,四庫本〕(9)籌算一〔新算本,四庫本〕(10)比例規解一(11)算引二(12)日躔考晝夜刻分(13)五緯總論</p>

<p>崇禎一〇—順治五 (1637—1648)</p>	<p>孟儒望 Foo Monteiro.</p>	<p>葡萄牙</p>	<p>(14) 日躔增五星圖 (15) 火木土二百恆星表 (11) 周歲時刻表 (17) 五緯用則 (18) 夜中測時 (19) 周歲警言。 (1) 天學略義 (2) 天學辨敬錄 (3) 炤迷鏡。</p>
<p>順治一六—康熙二 七 (1659—1688)</p>	<p>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p>	<p>比利時</p>	<p>(1) 靈臺儀象志一四 (多採入欽定儀象考成 中) (2) 儀象圖二 (3) 測驗紀略二 (4) 驗氣 說 (5) 坤輿全圖 (6) 坤輿圖說二 (指海本四 庫本) (7) 算法不得已辯一 (8) 康熙永年算 法表三二 (9) 赤道南北星圖 (10) 簡平規總星 圖 (11) 西方要記 (12) 坤輿外紀 (13) 妄推吉凶</p>

			<p>辯(14) 熙朝定案(15) 妄占辯(16) 預推紀驗 (17) 形性理推(18) 光向異驗理推(19) 理辨之 引咎(20) 目司圖總(21) 理推各圖說(22) 御覽 簡平新儀式用法(23) 進呈窮理學。</p>
<p>康熙一一一四七 (1673—1705)</p>	<p>徐日昇 Thomas Pereire.</p>	<p>西班牙</p>	<p>律呂正義續編</p>
<p>康熙二六一—雍正八 (1687—1730)</p>	<p>白晉 Pachin Bouvet.</p>	<p>法國</p>	<p>天學本義</p>
<p>?</p>	<p>恩理格</p>		<p>文字考</p>
<p>?</p>	<p>穆尼閣</p>		<p>天步真原</p>

康熙五五—乾隆一 1 (1716—1746)	戴進賢 Ignatius Kuglers.	日耳曼	(1) 日躔表 (2) 月離表 (3) 儀象考成。
?	杜德美		(1) 周徑密率 (2) 求正弦正矢捷法。
?	蔣友仁		地理圖說〔何國宗錢大昕奉勅潤色文選樓本〕

以上二十一人，共譯著書一百二十七種。大抵皆關於科學論著，其餘關於宗教迷信諸書，概不

闡入。清朝全史明末清初在中國之耶穌會士及著書表凡六十人而無論瑪吉士恩理格穆尼閣杜德美蔣友仁諸人其間最重要者，大半刊入四庫全書。

天文彙函，新法算書內，餘如守山閣，藝海珠塵，墨海金壺，龍威祕書，海山仙館，指海，文選樓諸叢書內，尙可觀其大要也。

譯書之事，明季爲盛，清初譯者漸少。穆尼閣之天步原真，蔣友仁之地球圖說傳人皆無大影響

於學者。此第一期翻譯事業之末運也。自雍正間放逐耶會教士，於是譯學中輟者殆百餘年。其被逐之原因，甚爲複雜，茲不暇述。然明清間所譯撰除測算天文測繪地圖外，則爲大畧之製造，湯瑪諾，畢

方濟等之見重於明季，南懷仁徐日昇等之見重於清初，大半爲此。時局承平，其學亦弛。自道光中海疆事棘，欲通知四裔之事，於是有海國圖志，瀛寰志略，朔方備乘諸書之纂譯。又自聯軍陷破以後，感國勢之積弱，奮然有自強之意，而推求西國之所以強，無非「堅船利砲」而已，於是上海有江南機器局，福建有馬尾船政局，皆廣爲翻譯。此第二期翻譯事業，亦可分爲二類：（1）「時務書」此類書譯著目的，在洞悉外國情形，而利外交之辦理。以魏源海國圖志，徐繼畲瀛寰志略爲始。海國圖志六十卷，係據前兩廣總督林尚書所譯四洲志，及歷代史志，明以來諸國圖說，鈞稽貫串，創榛闢莽，大都東南洋西南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六。又圖以經之，表以緯之，博參羣議，以發揮之。海國圖志自序瀛寰志略則繼畬官福建巡撫時入覲，宣宗詢以各國風土形勢，奏對甚悉，爰命採輯成書。山四通志余繼畬傳者也。然係撰著性質，非全屬翻譯。嗣後日多，不可勝計矣。（2）「製造書」此類書譯述目的，在求得科學知識，以從事於船兵之製作。自咸豐中，海寧李善蘭字壬叔號秋穎客上海，與英人偉烈亞力，艾約瑟，韋廉臣等遊，從譯幾何原本後九卷，及重學卷二十曲線說卷三代微積拾級十八卷談天十八卷植物學八卷等書，於是譯學復興。善蘭「遂於數理，專門名家，用算學爲郎，王公交辟，

居譯著者幾二十年。傳人繼之而起者，有無錫徐雪村，精於理化學，於造船造槍礮彈藥等事，多所發明，並自製鎂水，棉花藥，汞，爆藥。我國軍械，既賴以利用，不受西人之居奇抑勒。顧猶不自滿，進求其船堅礮利工藝精良之原始，知悉本於專門之學。乃創議翻譯泰西有用之書，以探索根柢。曾國藩深韙其言，於是取於西士偉力亞利，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等，復集同志華蘅芳，李鳳苞，王德均，趙元益諸人，以研究之，閱數年，書成數百種。清稗類鈔

第二期翻譯之中心點，則有同文館製造局等處。同治初總理衙門設同文館，並設印書處，以印譯籍。吳人馮桂芬倡議上海廣東均應仿設。有云：「互市二十年來，彼等類多能習我語言文字之人，其尤有能讀我經史，於朝章國政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無其人。宋龔鄧昭，固已相形見絀。且一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於所謂通事者，而其人遂爲洋務之大害。」顯志堂稿則其時所需於翻譯事業可知矣。蘇撫李鴻章從其議，遂就上海敬業書院地址，建廣方言館，教西語西學，以譯書爲

學者畢業之證。墨餘錄後又移併於製造局。職權雜志而製造局之譯翻館，尤專以翻譯爲事。翻譯館，同治六

年設，翻譯格致化學製造各書。提調一人，口譯二人，筆述三人，校對畫圖四人。江南製造局紀人各一室，日專

撰述，旁爲刻書處，乃剗齋者所居。譯口之西士，則有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諸人，筆受者，則爲華蘅芳、徐雪村諸人。自象緯輿圖格致器藝兵法醫術，罔不搜羅畢備，誠爲集西學之大觀。藏書志蓋自海禁既開，外侮日亟，曾氏開府江南，創製迨局，首以翻譯西書爲第一義。數年之間，成者百種，而同時同文館及西士之設，教會於中國者，相繼譯錄。二十餘年間，可讀之書，略三百種。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梁啟超於光緒二十九年撰西學書目表，就譯出各書，都爲三類：一曰學，二曰政，三曰教。除教類之書不錄外，自餘諸書分爲三卷，如次：

卷目	性	別	分	類	綱	目
上卷	西學諸書					(1)算學(2)重學(3)電學(4)化學(5)聲學(6)光學(7)汽學(8)天學(9)地學(10)全體學(11)動物學(12)醫學(13)圖學

中卷	西政諸書	(1) 史志 (2) 官制 (3) 學制 (4) 法律 (5) 農政 (6) 礦政 (7) 工政 (8) 商政 (9) 兵政 (10) 船政
下卷	雜類之書	(1) 遊記 (2) 報章 (3) 格致總 (4) 西人議論之書 (5) 無類可歸之書

至其已譯諸書，以各類之數量言之，中國官局所譯者，兵政類為多，蓋時人之論，以為中國一切

皆勝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會所譯者，醫學類為多，由教士多業醫也。製造局首重工藝，而工

藝必本格致，故格致諸書，雖非大備，而崖略可見。惟西政各籍，譯者寥寥，官制學制，竟無完帙。西學書目表序

例亦可見其時人之目光矣。至其譯書之內容言，製造局所譯，初以算學地學化學醫學為優，兵學法

學，皆非專家，不得綱領。書會稅司各學館之書，皆師弟專習，口說明暢，條理秩然，講學之書，斷推善本。

葉翰論譯書之弊

至各局會所譯書之總積，則京師有同文館，江南有製造局，廣州有醫士所譯各書，登州有

文會館所譯學堂使用各書，上海益智書會又譯印各種圖說，總稅務司赫德譯有西學啟蒙十六種，

傅蘭雅譯有格致彙編，格致須知各書。論譯書之弊而當時諸書，有益智書會本，上海排印本，製造局本，金陵刻本，格致彙編本，同文館本，廣州刻本，福州刻本，北京刻本，萬國公報本，山東刻本，廣學會本，稅務司本，小方壺齋本，時務報館本，香港排本，天津學堂本，徐家匯印本，申報館本，自刻本等。

算學……狄考文筆算數學，至赫士新排對數表二十二種，五十

四本。內二種無冊數

重學……艾約瑟重學，至傅蘭雅重學器，四種，一本。三種無冊數

電學……傅蘭雅電學，至傅蘭雅電學圖說，三種，八本。

化學……馮高溫金石識別，至傅蘭雅化學器，十二種，六十八本。

聲學……傅蘭雅聲學，至狄就烈西國樂法啟蒙，三種，四本。

光學……金楷理光學，至傅蘭雅量光力器圖說，五種，六本。內一種無冊數

數冊

汽學……傅蘭雅水學圖說，至傅蘭雅水學器氣學器，三種，二本。

西學

內一種
無冊數

天學……偉烈亞力談天至傅蘭雅測候器，六種，十本。內一種
無冊數

地學……馮高溫地學淺釋至李提摩太八星之一總論，九種，十

四本。內一種
無冊數

全體學……柯為良全體闡微至傅蘭雅人秉雙性說，十一種，二

十六本。內三種
無冊數

動植物學……□□植物學至傅蘭雅蟲學論略，七種，六本。內一種
無冊數

冊數

醫學……傅蘭雅儒門醫學至傅蘭雅治心免病法，三十九種，一

百零四本。內二種
無冊數

圖學……傅蘭雅測地繪圖學□□論畫淺說，七種，九本。內一種
無冊數

史志……岡本監輔萬國史記至黎汝謙華盛頓傳，二十五種，八

西學書目表著
錄(已譯未印
者不計)

十二本。內三種
無冊數

官志……徐建寅德國議院章程，一種，一本。

學制……花之安西國學校至花之安教化議，七種，八本。

法律……丁建良萬國公法至□□華英讞案定章考，十三種，八

十九本。內一種
無冊數

農政……李提摩太農學新法至傅蘭雅西國養蜂法，七種，五本。

內二種
無冊數

礦政……傅蘭雅寶藏與焉至傅蘭雅礦石輯要編九種，二十六

本。內一種
無冊數

工政……偉烈亞力汽機發軔至傅蘭雅滅火器說略，三十八種，

七十三本。內四種
無冊數

商政……丁建良富國策至□□華洋貿易總冊，四種，五本。總冊
每年

西政

本一

兵政……林樂知列國陸軍制至□□哈乞開司槍圖說五十五

種，一百十八本。內五種無冊數

船政……金楷理行海要術至傅蘭雅長江圖說九種，二十本。內

種無冊數

遊記……雅蘭布聯盟日記至傅蘭雅歷覽記略，八種，二十一本。

內四種無冊數

報章……□□中西聞見錄至鳳儀本年西國近事，六種，四十四

本。內一種每年四本三種每月一本

格致總……艾約瑟西學啟蒙至葉維廉格致新機，十一種，四十

一本。內一種無冊數

西人議論之書……花之安自西徂東至雷諾揚子江籌防芻議，

雜類

十一種，十五本。內三種無冊數

無可歸類之書……傅蘭雅譯書事略至李提摩太百年一覽，十

八種，三十三本。內一種無冊數

以上共計三百五十三種八百九十三本。內四十三種無冊數

馬建忠曾議設翻譯書院，未能實行。至西人來華傳教，行醫，亦恆以圖書爲鼓吹，而論者病之。自

甲午以後，學者多學日語，以譯日本所譯著之書，其淺劣更甚於官局及教會之譯稿焉。自嚴復出，而

後譯界又進一步。近世譯才，以復爲首稱焉。其譯赫胥黎天演論，俱發其凡。嗣譯斯密亞丹之原富，穆

勒約翰之名學，斯賓塞爾之羣學肄言，孟德斯鳩之法意，甄克思之社會通詮等書，悉本信達雅三例，

以求與晉隋唐明史譯書相頡頏。於是華人始知西方哲學，科學，名學，羣學，法學之深邃，非徒製造技

術之軼於吾土。是爲近世文化之大關鍵。嚴復之外，若林舒之譯拿破崙本紀，布匿第二次戰紀，特史

部之簡本，雖文筆雅潔，實不足與復相比。惟古人口授，紆筆述之法，頗近於古。又其屬文至速，所出小

說，不下數百種，亦能使華人知西方文學家之思想結構焉。然隋唐譯經，規模宏大，主譯者外，襄助孔

多，嚴林則惟憑一人之力，兼之作輟不恆，故所出亦至有限，此則近也翻譯事業之遠遜前人者也。

第六章 編纂

自印刷之術行，而書籍之纂輯者衆。兼收四部，彙爲巨帙，或爲類書，或爲叢書，極盛於明清之代，而復興於今。誠文獻學上之大功業也。一曰永樂大典，二曰圖書集成，三曰四庫全書，四曰四部叢刊是也。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何爲而作耶？據春明夢餘錄注謂：「易難之學，不平之氣，遍於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銷塊壘，此實係常日本意。」似屬可信，其御製序曰：「命文學之臣，纂修四庫之書，及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採，彙聚羣分，著爲大典，以氣天地之始也。有氣斯有聲，有聲斯有字，故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揭其綱而目必張，振其始而末具舉，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粲然明備，其餘雜家言亦皆得以附見。蓋網羅無遺，以存考索，使觀者因韻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鵠，聞卷而無所隱。」永樂大典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明永樂元年西一四〇三七月奉勅撰，二年十一月奏進，賜名文獻大成，總其事者爲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

大學士解搢，與其事者，凡一百四十七人，既而以所纂尚多未備，復命太子少保姚廣孝，刑部侍郎劉

季篪與搢同監修，與其事者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於永樂五年十一月奏進，改賜名永樂大典，以上

明實錄併復寫一部，鈐諸梓，以永樂七年十月訖工，事見明禮部員外郎劉公復命序後以工費浩繁而罷，俱見

明夢餘錄定都北京以後，移貯文樓，嘉靖四十一年，四一五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本，

命高拱張居正校理，明實錄至隆慶初告成，仍歸原本於南京，舊京詞林志其正本貯文淵閣，副本別貯皇史

宬，春明夢餘錄明祚既傾，南京原本與皇史宬副本並燬，至清修四庫書時，貯翰林院庫者，即文淵閣正本，

僅殘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顧炎武日知錄以爲全部皆佚，蓋傳聞不確之說。書及目錄共二萬二千

九百三十七卷，與原序原表並合。實錄作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明史藝文志作二萬二千九百卷，

亦字畫之誤也。考明實錄載成祖諭解搢等稱：「嘗觀韻府回溪二書，案回溪謂回溪詩韻也事雖有統，而採摘

不廣，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

之言，備輯爲一書，無厭浩煩。」云云，故此書以洪武正韻爲綱，全如韻府之體，其每字之下，詳列各種

書體。亦用顏真卿韻海鏡源之例。惟其書割裂龐雜，漫無條理，或以一字一句分韻，或析取一篇，以篇

名分韻，或全錄一書，以書名分韻，與卷首凡例，多不相應，乖殊編纂之體。例言是書之作，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經史子集與凡道釋醫卜雜家之書，靡不收采，誠以朝廷制作所關，務在詳備無遺，顯明易考。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凡天文、地理、人倫、國統、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聞異見，庾詞逸事，悉皆隨字收載。事有制度者，則先制度。如朝觀郊社宗廟冠婚之類物有名品者，則先名品。如龍鳳龜麟松竹芝蘭之類其有一字而該數事，則卽事而舉其綱。如律字內有律呂法律戒律陽字內有陰陽重陽端陽之類一物而有數名，則因名而著其實。如黃鸞鶴鷹竹筠貫或事文交錯，則彼此互見。如宰相平章參知政事太守刺史知府之類或制度相因，則始末具舉。如冠服職官歷舉漢唐宋沿革制度之類包括乾坤，貫通今古，本末精粗，粲然備列。庶幾因韻以考字，因字以求事，開卷而古今之事，一覽可見。茲間舉其目錄爲例：永樂大典目錄六十卷楊氏連筠繕叢書本

卷之一	宋江東韻一
卷之二	東江東
卷之三	東江東

卷之六千六百四十四

羌諸羌

卷之六千六百四十五

羌諸羌

卷之六千六百四十六

羌事 平羌縣詩文 伏羌縣臨羌縣 蜩事

慶

腔韻

控

控

控

缸

控

肯

體

虢

虢

禕

駘

瘞

蹠

蹠

蹠

拳

僂

蟻

蠹

永樂大典總目舉例

卷之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五

表式

卷之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六

表式

表體

卷之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七

表賀登極表

表賀聖節表

.....

卷之一萬七千五百五十六……貨食貨一

卷之一萬七千五百十七……貨食貨二

卷之一萬七千五百十八……貨食貨三

.....

卷之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六……篋釋音大方廣寶篋經

卷之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慚慚事 慚慚事 恢恢事 恢恢事 疾

恣 肱 歐 鰕 呿 厝 痿 疾 祛 癰 篋 駮 祛

殃 癘 藪 遽 ○ 變變事 躓

乾隆三十八年，大興朱筠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校閱，爲劉

統勳所不喜。欲議寢之，後得于敏中之助。始得入奏。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朱竹君先生事略又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八經是年

二月初六日及二月十一日兩旨允行。四庫提要卷首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得自永樂大典者，凡經部六

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王際華等輯永樂大典探輯目宋

元以來所亡之書雖賴以得傳，然當時編檢者尚多。前後往往有鈔出者，漸流布於海內。(1)乾隆元

年，全祖望在翰林院，曾與李紱共借大典讀之，取欲見而不可得者，每日各盡二十卷，以所簽分令四

人鈔之。鮑琦亨集卷首余祖望年譜又外編卷十七鈔永樂大典記雙非山房藏書記計鈔出高氏春秋義宗一百五十卷，王安石周官新義

十六卷，四庫著錄曹放齋詩說，劉公是文鈔，唐說齋文鈔，史真隱尚書周禮論語解，二袁先生文鈔。袁正齋

永樂寧波府志諸書。(2)抗世駿續禮記集說，關於三禮者，悉皆錄出。道古堂文集卷四續禮記集說序(3)乾隆三

十八年，錢大昕鈔出宋中興學士院題名一卷。偶香齋拾本及武林掌故叢編本(4)嘉慶修全唐文時，大興徐星伯

松鈔出中興禮書一百五十卷，宋會要五百卷，元河南志四卷，偽齋錄二卷。偶香齋拾本秘書省續到闕書

目二卷，續禮書及大元馬政記。廣會學叢書甲類第一集徐氏又鈔出經世大典中之驛站一門原藎今存俄京博物館趙懷玉輯蘇過斜川集

辛啓泰輯稼軒詩文詞佚篇。(5)胡敬鈔出施諤臨安志十六卷，大元海運記一卷。雪堂叢刻本(6)孫爾

準鈔出仇遠山村詞，文廷式輯中興政要，振綺堂叢書二集，元高麗紀事，元代畫塑記，大元倉庫記，大元託圖

工物記，大元官制雜記。廣倉學齋叢書甲類第二集（7）繆荃孫鈔出中興十三處戰功錄一卷，中興行在雜買物

雜買場握轄官題名一卷，中興東宮官僚題名一卷，宋中興三公年表，曾公遺錄，蘇頌濱年表，耦香齋

順天志，瀘州志，國清百錄等書。國粹學報四十九期文篇此外如奉天錄，雲自在齋叢書本嘉泰吳興志，宋元兩鎮江志，及

邵晉涵錄出之九國志，守山閣叢書本又均經輯出而未進呈者也。

關於重錄本，吾所見各冊之本均附重錄各官姓氏職銜為嘉靖重錄本無疑之厄運，亦有足述者。自移貯翰林院，遂度於敬一

亭，日久頗多殘闕，至修四庫全書時，已缺二千四百二十三卷，嘉慶十五六年，阮元總閱全唐文，曾移

置於文穎閣，見阮元跋河南志所附之漢晉洛陽宮城圖耦香齋拾本道光八年，重修清一統志，錢儀吉曾奏請重輯大典未盡之

書，論俟統志修畢再議。統志成而西僱兵起，錢亦降官，國粹學報四十九期文篇遂又擱置。咸豐庚申之變，摧殘彌

甚，已失舊觀。繆荃孫謂光緒乙亥重修翰林院衙門，度置此書，不及五千冊。嚴究館人，交刑部斃於獄，

而書無着。余丙子入翰林，詢之清神堂前輩云，尚有三千餘冊。癸巳詢云，則有六百餘冊。國粹學報四十九期文篇

是則被人零竊者，為數已不少矣。文廷式有百餘本文氏故後家人求售葉德輝曾見之皆入聲韻見香林清話八第二十一頁義和拳之亂，燬翰林

院，以收使館之背，大典遂付劫灰。今散於國內者，或爲館人所盜竊，或爲聯軍所分掠，我國固有之物，不得復見於中土，亦文獻之一大劫也。袁同禮永樂大典考

現存各卷，就所聞見者，計清末學部發交北平京師圖書館六十冊，嗣館中又由書肆購得三冊。

前教育部存四冊，琉璃廠述古堂亦有二冊。民國八九年間，張宗祥主任館事，借傅沅叔葉玉虎及教

部本，共重錄新本一冊。同時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樸特南博士亦寄贈影印本一冊。總計北平圖書

館共有七十四冊。上虞羅振玉所刊吉石庵叢書中亦有影印本一冊。羅氏跋云，辛亥國變，由北京流

入海東。爲吾友富岡君攜購得者。李正篤永樂大典考梁啓超五冊，美京國會圖書館三十三冊，康南爾大學五

冊，英倫博學院六冊，牛津大學十二冊。劍橋大學倫敦圖書館（London Library）倫敦大學附設

之東方語言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各一冊，劍橋大學漢文教授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四冊，馬登（Wilfred Merton）一冊，庫壽齡（Samud Couling）畢幹（Thomas

Biggan）各一冊，德國漢堡大學二冊，柏林私家藏書二冊，某書店一冊。考龍（Cologne）某書店二

冊。安南漢諸瓦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Hanoi）三冊，日本岩崎靜嘉

堂文庫十餘冊。袁同禮永樂大典考頗爲外人所珍重。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一書，舊稱蔣廷錫等奉敕撰。雍正御製序：「聖祖命廣羅羣籍，

分門別類，統爲一書，成冊府之鉅觀，極圖書之大備，而卷帙浩富，任事之臣，弗克祇承，既多訛謬，每有

闕遺，經歷歲時，久而未就。朕紹登大寶，思繼先志，特命尙書蔣廷錫等董司其事，督率在館諸臣，重加

編校，窮朝夕之力，三載之勤，凡釐定三千餘卷，增訂數十萬言，圖繪精密，攷定詳悉，書成進呈。」雍正

九月二日云云。然則其所費心力，蓋亦巨矣。此書初爲陳夢雷侍皇三子誠親王所編，時在康熙三十九

年四一七也，四十五年四月書成，名曰彙編者六，爲志三十有二，爲部六千有奇，越十年進呈，賜名古

今圖書集成，命儒臣重加編校，十年未就。世宗復命蔣廷錫督在事諸臣成之，編仍其舊，志易爲典。雍

正東華錄云：「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癸亥諭，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

外，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

不可留，著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陳夢雷處所存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

十年聖心，故能貫穿今古，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小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祕法，靡不備

具。洵爲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著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纂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卽加潤色增刪。殿本以聚珍銅字，其圖鐵銅爲之者最佳。陳夢雷，字則震，一字省齋，福建閩縣人。未冠，登康熙九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請假歸。會耿精忠叛，編羅名士，夢雷與焉。謫戍尙陽堡。聖祖東巡盛京，夢雷獻詩稱旨，蒙召還。教授西苑，侍誠親王禁庭，因創是書，御書「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聯賜之。雍正初，復緣事謫戍，卒於戍所。子孫遂家遼陽。國朝書獻類微初編卷一百十六又碑傳集四十四

是書爲編有六：一曰歷象彙編，二曰方輿彙編，三曰明倫彙編，四曰博物彙編，五曰理學彙編，六曰經濟彙編。其編次凡例曰：「法莫大乎天地，故彙編首歷象而繼方輿；乾坤定而成位，其間者人也。故明倫次之；三才旣立，庶類繁生，故次博物；裁成參贊，則聖功王道以出，次理學經濟，而是書備焉。」御製序云：「其大凡列爲六編，析爲三十二典，其部六千有餘，其卷一萬。始之以歷象，觀天文也；次之以方輿，察地理也；次之以明倫，立人極也；又次之以博物，理學，經濟，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治國平天下之道，咸具於是矣。故是書之成，貫三才之道而靡所不該，通萬方之略，而靡所不究也。海涵地員，集經史諸子百家之大成。前乎此者，有所未備；後有作者，又何以加焉。」其體製之簡嚴瞻備，允爲近世

圖書集成總目

明倫彙編

家範典……………三十一部

一百十六卷

交誼典……………三十七部

一百二十卷

氏族典……………二千六百九十四部

六百四十卷

人事典……………九十七部

一百十二卷

閏媛典……………十七部

三百七十六卷

藝術典……………四十三部

八百二十四卷

神異典……………七十部

三百二十卷

禽蟲典……………三百十七部

一百九十二卷

草木典……………七百部

三百二十卷

經籍典……………六十六部

五百卷

學行典……………九十六部

三百卷

文學典……………四十九部

二百六十卷

博物彙編

理學彙編

經濟彙編

字學典	二十四部	一百六十卷
選舉典	二十九部	一百三十六卷
銓衡典	十二部	一百二十卷
食貨典	八十三部	三百六十卷
禮儀典	七十部	三百四十八卷
樂律典	四十六部	一百三十六卷
戎政典	三十部	三百卷
祥刑典	二十六部	一百八十卷
考工典	一百五十四部	二百五十二卷

以上共計六彙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部，共一萬卷。

歷象彙編四典：(1) 乾象典：紀天地、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及風、雲、雨、雪、電等，旁及火與煙。(2) 歲

功典：紀季節、月令、寒暑、干支、辰昏、晝夜等。(3) 曆法典：紀曆法、儀象、漏刻、兼及測量、算法、數目等。(4)

庶徵典：紀變異，災荒，夢，謠，讖等。

方輿彙編四典：(1) 坤輿典：紀土，泥，石，砂，汞，礬，黃，灰，水，冰，泉，井，以及歷代輿圖，分畫，建都，留都，關隘，市肆，陵寢，冢墓等。(2) 職方典：分紀清代各省府地理。(3) 山川典：紀名山大川。(4) 邊裔典：紀外國。

明倫彙編八典：(1) 皇極典：紀帝王之事。(2) 宮闈典：紀太上皇，后妃，宮女，乳保，東宮，皇子，皇孫，公主，駙馬，外戚，宦寺等。(3) 官常典：紀百官之事。(4) 家範典：紀家庭間事，並及宗屬，戚屬，奴婢等。(5) 交誼典：紀師友，鄉里，以及社交，世態等。(6) 氏族典：分紀名姓氏，按韻編次。(7) 人事典：紀身體，年齡，名號，命運，感應等。(8) 閨媛典：紀婦女之事。

博物彙編四典：(1) 藝術典：紀農，醫，卜，星，相，術數，以及畫，弈，商賈，傭工，優伶，娼妓之類。(2) 神異典：紀鬼，神，釋，道等。(3) 禽蟲典：分紀各動物。(4) 草木典：分紀各植物。

理學彙編四典：(1) 經籍典：紀河圖，洛書，十三經，國語，國策，列代史，通鑑，史學，地志，及諸子，集部，類書，雜著等，大抵徧重於經史。(2) 學行典：紀人品，學問，名賢，列傳，及游俠，勇力等。(3) 文學典：紀文

學典：紀文學總論；名家列傳，及各體文，與詩賦詞曲等。(4)字學典：紀音義，字體，法帖，書法，書家，聲韻，方言，以及筆，墨，紙，硯等。

經濟彙編八典：(1)選舉典：紀學校，教化，及取士之科等。(2)銓衡典：紀官制，祿制，封建，及黜擢之法等。(3)食貨典：紀戶口，農桑，田制，蠶桑，荒政，賦役，漕運，貢獻，鹽法，雜稅，平準，國用，飲食，布帛，珠玉，金銀，錢鈔等。(4)禮儀典：紀冠婚，喪祭，朝會，燕饗等禮，而祀典爲最詳。又以服章，正名，定分，禮所必嚴，亦附及之。(5)樂律典：紀律呂，歌舞，及各種樂器等。(6)政典：紀兵制，田獵，兵法，兵略，屯田，馬政，驛遞，兵器等。(7)祥刑典：紀律令及盜賊，牢獄，聽斷，刑制，赦宥等。(8)考工典：紀諸工匠，規矩，準繩，度量，權衡，城池，橋梁，宮室，器用等。

以上各典之大概也。典之下分部，一部之中，復分彙考，總論，圖表，列傳，藝文，選句，紀事，雜錄，外編等。凡事之大綱，入於彙考；瑣細而亦有可傳者，入於紀事；百家及二氏之書所紀有荒唐難信，及寄寓譬託之辭，臆造之說，錄之則無稽，棄之又疑於掛漏者，則入於外編；議論之純正者，入於總論；議論雖偏而詞藻可採者，入於藝文；麗詞偶句，則入於選句。其雖係聖經之言，而非正論此一事，僅旁引曲喻

偶及之者，或集部所載，有考究未真，頗難入於彙序；議論偏駁，難入於總論；文藻未工，難收於藝文者，則統入於雜錄。疆域、山川、禽獸、草木、器物等藉圖以顯者，則繪圖、星躔、官度、紀元等，非表不能詳者，則立表。其關於此部之名人，則載諸列傳。

右述部之下所分細目，非各部皆有，無者闕之。常有者僅爲彙考、總論、藝文、紀事、雜錄諸目。而彙考尤爲編者所重視。一部彙考通常不復分門，然亦有例外。除彙考外，總論與列傳亦殊重要。如學行、典之九十六部中，除聖人部外，有總論而無彙考，而列傳之多者，往往長至數十卷。有多至一二百卷者。部之下彙考總論以至外編等十項，是爲各部通例，然亦間有另增者，如經籍、典易、經部外編之後，有易學別傳十六卷，又如戎政、典兵、制部附有士卒名流、列傳及士卒紀事。萬國鼎古今圖書集成考略

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八年開設四庫全書館，任皇室郡王及大學士爲總裁，六部尚書及侍郎

爲副總裁，然實際任編纂者，乃爲總纂官孫士毅、陸錫熊、紀昀三人，而紀昀之力尤多。分任編纂之事者不少，著名學者，如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官有戴震、邵晉涵、校辨、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有姚鼐、朱筠、篆隸、分校、官有王念孫、總目、協勘、官有任大椿、副總裁以下，無慮三百餘名。該書至乾隆四十七年告

竣。總計存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所謂存書，乃著錄于四庫者存目，乃僅錄其書目而已。四庫書館編纂之主旨，採六種方法，第一爲敕撰本，自清初至乾隆時，依勅令所編纂者。第二內府本，乃康熙以來自宮廷收藏者，凡經史子集存書約三百二十六部，存目凡三百六十七部。第三永樂大典本，存書存目凡五百餘種，其著名於當時者，如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嶺外代答，諸蕃志，宋朝事實等。第四爲各省進本，命總督巡撫等進獻其地方遺書，探書最多者爲浙江，最少者爲廣東，湖北，湖南，山西，陝西次之，據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總數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卷，不分卷者二千九十二册。第五私人進獻本，係當時著名之藏書家所進獻，知名於清初者，如浙江寧波范氏之天一閣，慈谿鄧氏之二老閣，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江蘇常熟之述古樓，崑山徐氏之傅是樓等。四庫館令此等藏書家之子孫進獻之，約以進獻之書騰寫後卽付還，因之地方藏書家進獻頗多。一人送到五百餘種以上者，朝廷各賞圖書集成一部，百種以上賜以初印之佩文韻府一部，第六通行本，乃世間流行之書籍，約以上諸端，乾隆之編纂之四庫全書，實爲中國書籍之蒐集史。

上空前之偉觀。造文淵閣於北京紫禁城內，造文源閣於圓明園，文溯閣於奉天，文津閣於熱河，爲貯藏之所，此稱內廷四閣。文淵閣建造式仿浙江范氏天一閣爲之。當全書告成之後，又命建文匯閣於江蘇揚州之大觀堂，文宗閣於鎮江金山寺，文瀾閣於浙江杭州聖因寺之行宮，亦各藏四庫全書一部，此稱江浙三閣，聽學者皆得閱覽抄錄。七閣之中，今日尙儼然全者，惟文源文淵文溯三閣，他如文宗文匯二閣，亡於太平之兵亂，文源閣燬於火，文瀾閣昔多散亡，現又補完云。略依清朝全史民國十四年經北政府國務會議議決，奉臨時執政命令，撥付文津閣全書，移滬交商務印書館影印，訂立契約，精密估計，將實行矣。適戰事發生，交通阻滯，因而中輟。本年奉天省府，又有印刷全書，并續修四庫書之宣言，然工程浩大，非一朝一夕所能爲力，他日畢事，亦我國文獻學上之一大功業焉。

四部之名，起於晉初。四庫之名，則始於唐。全書之名，始於趙宋，盛行於明代，清初猶沿明代風氣，故用全書之目。四庫全書之名，由乾隆帝取定，其編纂原因，就表面言，約有三端：(1) 周永年先唱儒藏說，提倡集合儒書，與釋藏、道藏鼎足而三。(2) 乾隆帝繼下詔求遺書，令通省督撫學政，搜集名著，彙送京師，寓禁於搜。(3) 朱筠、王應綵復奏請採辦永樂大典，主張擇取其中散片，各自成書。就實際

言，則乾隆帝一人之私意而已。其作用甚多：(1) 當時學人經康熙兩朝慘酷之文字獄，排滿之心較前益烈，乾隆帝既屢舉博學鴻詞，以網羅文章之士，又開館修書，以招致著書守道之人，使之耗精斲神於尋行數墨之中，以安其反側。(2) 唐之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宋之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明之永樂大典，皆巨製也。既有康熙帝之古今圖書集成，足以比擬前朝矣。乾隆帝乃欲結集一空前之大叢書，以期壓倒一切。(3) 清以滿族入主中國，漢人反對，勢所必然，排滿學說，散布民間，為清廷一大患。乾隆帝欲藉求書之名，行焚書之實。(4) 滿人智識程度，遠在漢人之下，乾隆帝欲集漢人數千年之書，俾滿人得遍觀而盡識，以增加其抵抗力。(5) 宋學家空言義理，至明末而厭之者已多。清初標榜宋學者，又多屈事北庭，愈失社會上之信仰。康熙兩朝，雖極力獎勵，而終不能得多士之心。乾隆帝即迎合此潮流，開館編書，以牢籠當時旭日初升之漢學派。(6) 類書專供詞章家之撫採，不獨漢學家惡其蕪雜，即宋學家亦鄙其浮華，故當時實為類書時代告終之期，而進於求讀原書之新時代。乾隆帝即迎合此潮流，彙集原書，以滿足讀書界之欲望。(7) 當時漢學家既一面研究經史，一面考訂古書，此外復將舊類書中散見之各種古書，哀輯成帙，各還原本，故輯佚書之風氣，披靡一時。乾隆帝即迎

合此潮流，採辦永樂大典，以收拾當時閉戶著書之學者。（S）乾隆帝即位以來，鄂爾泰張廷玉兩派，黨爭甚烈，鄂爾泰人頗方正，力持大體，張廷玉人略圓通，陰承意旨。帝雖陽排朋黨，然始終實左袒張氏，編纂全書之議起，于敏中極力主張，劉統勳則極端反對，蓋劉得鄂之方嚴，于爲張之嫡派，乾隆帝卒用于議，下詔開館，抑方正而獎圓通。四庫全書答問

是書以經史子集提綱列目，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或流別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條理分明。

是書卷帙浩繁，編纂非易，校讎次第，取舍提要，俱有別裁。茲就其纂輯原意，總括如次：

部次銓配 我國與籍著錄，自隋志以下，門目大同小異，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茲編擇善而從，頗有改進。如詔令奏議文獻通考入集部，茲以其事關國政，詔令從唐志例入史部，奏議從漢志例亦入史部。東都事略之屬，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雜史者，從宋志例立別史一門。香譜鷹譜之屬，舊志無所附麗，強入農家，茲從尤袤遂初堂書目例立譜錄一門。名家墨家，縱橫家歷代著錄，各不過一二種，難以成帙，茲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例併入雜家爲一門。又別集之有詩無文者，文獻通考別立詩

集一門，然則有文無詩者，何不別立文集一門，多事區分，徒滋繁碎，茲從諸史之例，併爲別集一門。又兼詰羣經者，唐志題曰經解，則不見其爲羣經；朱彝尊經義考題曰羣經，則不見其爲經解；徐乾學通志堂所刻，改名曰總經解，何焯又譏其杜撰，茲取隋志之文，名曰五經總義。凡斯之類，意在務求典雅。鄭樵通志藝文略多分子目。熊茲圖史經籍志仿通志頗以餽釘爲嫌，茲酌乎其中，惟經部之小學類，史部之地理傳記，政書三類，子部之術數、藝術、譜錄，雜家四類，集部之詞曲類，流派至爲繁夥，端緒易至茫如。約分小學爲三子目，地理爲九子目，傳記爲五子目，政書爲六子目，術數爲七子目，藝術譜錄，各爲四子目，雜家爲五子目，詞曲爲四子目。使條理秩然。又經部之禮類，史部之詔令奏議類，目錄類，子部之天文算法類，小說家類，亦各約分子目，以便尋檢，其餘瑣節，概爲刪節。古來諸家著錄，往往循名失實，配隸乖宜，不但崇文總目，以樹萱錄入之種植，爲鄭樵所譏已也。是編考校原書，詳爲釐定。其與前人不同者，如筆陣圖之屬，舊入小學類，茲以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則改隸藝術。羯鼓錄之屬，舊入樂類，茲以論律呂者入樂，其論管絃工尺者，不過世俗之音，亦改隸藝術。左傳類對賦之屬，舊入春秋類，茲以其但取儷詞，無關經義，改隸類書。孝經集靈舊入孝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

類，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舊入傳記類，茲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他如楊雄太玄經舊入儒家類，茲改隸術數。俞琰易外別傳舊入易類，茲改隸道家。又如倪石陵書名似子書而實文集，陳垣木鍾集名似文集而實語錄，凡斯之流，並一一考核。

著錄先後

漢書藝文志以高帝文帝所撰雜置諸臣之中。隋書經籍志以帝王名冠本代，茲編

從隋志例，其餘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歲爲之排比。或據所往來倡和之人爲次。無可考者，則附本代之末。釋道闡閣，亦各從時代，不復區分。宦侍外國之作，亦隨時代編入。諸書次第雖從其時代，至於箋釋舊文，則仍從其所註之書，而不論作註之人。如儒家類明曹端太極圖述解以註周子之書，則列於張子全書前；清李光地註解正蒙，以註張子之書，則列於二程遺書前是也。他如史記疑問附史記後，班馬異同附漢書後之類，亦同斯例。以便參考。至於汪暉所輯之曾子，子思子，則仍列於宋，呂柟所輯之周子鈔釋諸書，則仍列於明，蓋雖哀輯舊文，而實自爲著述，與因原書而考辨者，理固不相同也。

爵里敘述

歷代敕撰官書，如周易正義之類，承詔纂修，不出一手，但記其成書年月，任事姓名，

而不縷述其爵里。又如漢之賈董，唐之李杜韓柳，宋之歐蘇曾王，以及韓范司馬諸名臣，周，程，張，朱諸

道學，其書並家弦戶誦，皆能知其爲人，其爵里亦不復贅。至一人而著數書，分見於各部中者，其爵里惟見於第一部，後但云某人，有某書已著錄。如二書在一卷之中，或數頁之內，易於省記者，則第二部但著其名。

真僞辨證 七略所著古書，卽多依托，班固漢書藝文志註可覆案也。遷流泊於明季，譌妄彌增，魚目混珠，猝難究詰。是編皆一一考核，斥而存目，兼辨證其非。其有本屬僞書，流傳已久，或掇拾殘剩，真贋相參，歷代詞人，已引爲故實，未可概爲捐棄，則姑錄存而辨別之。大抵灼爲原帙者，則題曰某代某人撰。其踵誤傳譌，如呂本中春秋傳，舊本稱呂祖謙之類，其例亦同。至於其書雖歷代著錄，而實無一可取，如燕丹子、陶潛聖賢羣輔錄之類，已知其妄者，則亦存目，不登。

登錄條例 茲編採錄，惟離經畔道，顛倒是非者，掎擊必嚴，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至於闡明學術，各擷所長，品隲文章，不名一格。九流自七略以來，卽已著錄，然方技家遞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僞妄荒唐，不可究詰。抑或卑瑣微末，不足編摩。茲但就四庫所儲，擇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數種，以見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備，不復搜求。蓋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爲主，不以百氏雜學爲重也。文章流

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所協於全書之名，故釋道外教，詞曲末技，咸登簡牘，不廢蒐羅。然二氏之書，必擇其可資考證者，其經懺章咒，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青詞，亦概從刪削，其倚聲填調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遺音，張可久之小山小令，並從屏斥。是以編輯雖富，而謹持繩墨。

提要原則 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要。其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併改隸，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註案以明通變之由。所刊各書，各撰爲提要，分之則散，合之則共爲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而合以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瘴，用著勸懲。因主於考訂異同，別白得失，故辯駁之文爲多。然大抵於衆說互殊者，權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至於馬班之史，李杜之詩，韓柳歐蘇之文章，濂洛關閩之道學，定論久孚，無庸更贅一語者，則但論其刊刻傳寫之異同，編次增刪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而已。若如龔翊揚繼盛之文集，周宗建黃道周之經解，則論人而不論其書。耿南仲之說

易，吳并之評詩，則論書而不論其人。凡茲之類，略示變通，一則表章之公，一則節取之義也。至姚廣孝之逃虛子集，嚴嵩之鈴山堂詩，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而廣孝則助逆興兵，嵩則怙權蠹國，繩以名義，匪止微瑕。凡茲之流，並著其見斥之由，附存其目。以上諸條並根據四庫總目凡例

四部叢刊 是書爲上海商務印書館刊行，經始於民國八年己未，至十一年壬戌告畢，現代編纂國學書中惟一之偉業焉。較之永樂大典，圖書集成等俱爲迅速，主旨一貫，無前後易手錯出之弊。印行四部叢刊啓云：「自咸同以來，神州幾經多故，舊籍日就淪亡。蓋求書之難，國學之微，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上海涵芬樓留意收藏，多蓄善本。同人慊慊影印，以資津逮，間有未備，復各出公私所儲，恣其搜羅。得於風流閔寂之會，成此四部叢刊之刻，提挈宏綱，網羅巨帙，誠可云學海之巨觀，書林之創舉矣。」其「昌明國故」之意，與昔日帝王之「籠牢人心」者，又有間矣。茲舉其特點如次：

切實用 自昔編纂巨帙，或以存古爲主，或以瑣屑爲意，故其包涵所及，往往鮮裨實用。是編能卻其弊，力趨應用方面。其刊啓云：「彙刻羣書，昉於南宋，後世踵之，顧其所收，類多小種；足備專門之流覽，而非常人所必需。此其所收，皆四部之中，家絃戶誦之書，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又

例言云：「是編衡量古今，斟酌取舍，幾經詳審，始得成書。蓋於存古之中，兼寓讀書之法，不第如顧千里所云叢書之意，在網羅散佚而已。」可謂善矣。日人神田喜一郎論四部叢刊云：「四部叢刊之刊行，實爲有裨學界之壯舉。吾輩學生，無不同感此福音。今讀其預定書目，大旨合於出版之主旨。四部中重要書籍，已網羅俱盡。」又武內義雄四部叢刊說云：「四部叢刊，實爲中國空前之一大叢書。全部有二千餘冊之多，非以前叢書可比。卽其選擇之標準，亦與向來叢書全然不同。所收之本，悉爲吾輩一日不可缺之物。如經部收十三經單注本，及大載禮、韓詩外傳、說文等；史部收二十四史、通鑑、國語、國策。而如同一般通之叢書，如通志堂經解、經苑正續、皇清經解、九通、全唐文、全唐詩等，則一切不採。」支那學一卷四號頗爲有見。

擇善本 是編刊行，最重善本，蓋所以辨章學術，明白源流者也。刊啓云：「書貴舊本，昔人明訓，麻沙惡槧，安用流傳，此則廣事購借，類多祕帙。」例言云：「宋元舊刻，固盡善盡美，但閱世既久，非印本模糊，卽短卷殘葉，在收藏家固不以爲病，而以之景印，則多遺憾。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遠，所刻古書，儘多善本，卽顧亭林亦不菲薄之。況今又閱三四百年，宜求書家珍如拱璧矣。茲之所採多明人之

覆影本，取其字跡清朗，首尾完全，庶學者引用，有所依據。非有宋元本而不貴，貴此虎賁中郎也。」又云：「板本之學，爲考據之先河，一字千金，於經史尤關緊要。茲編所采錄者，皆再三考證，擇善而從。如明徐氏仿宋刻本三禮，明人繙宋岳珂本九經，徐刻周禮，不如岳本之精；岳刻儀禮，又不如徐本之善。皆非逐一細校，不能辨其是非。其他北宋本失傳之書，賴有元明人翻本，轉出南宋本之上者。若僅以時代先後論之，則不免於盲人道黑白矣。本編於此類頗用苦心，非泛泛侈言存古也。」武內義雄以爲最可注意者，選擇原本，極爲精細，於宋元明初之舊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務取本文之尤正確者，遜清考證家精究版本，由是靡然從風。宋元無論矣，卽麻沙本及精本之殘卷零葉，靡不寶貴。四部叢刊之印，不效普通收藏家之所爲。但以時代之先後爲尙，以爲翻刻北宋本之明本，優於南宋或元槧本。同一明本，以徐刻之仿宋三禮，與明繙之宋岳珂九經比較，以爲周禮岳本勝徐本，儀禮徐本勝岳本。各自擇善而從，此其可喜者也。然神田喜一郎則頗以爲疎云：「其選擇底本，尙爲適當。論吾人得隴望蜀之願，則如此巨構，於一底本之選擇，尤宜格外注意。例如羣書治要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顯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張藩刊本，注意似有未周。弘明集廣弘明集之用明汪道昆本，法

苑珠林之用明徑山寺本，稍稍近似，實則常用高麗藏本。世說新語用明嘉趣堂本，亦未爲美善，是應用日本圖書館之南宋本，或其翻刻之官版本。楊誠齋集爲繆氏藝風堂影宋寫本，想由日本圖書館所有之宋端平刊本影寫而來，亦不如直用端平本之爲愈。古文苑用二十一卷本，亦爲非宜，想因章樵注故，然不如用孫巨源原本之九卷爲佳。支那學一卷四號吾友范希曾君亦謂：「四部叢刊所據聚珍版皆取原本，固佳，然未采覆本新增拾遺附於其後，猶有小憾。謂此非常事，諸公疎處不可也。」四部叢刊書錄案雖切中其失，然一眚不足以掩大德也。

存真本 存真之義有二：原書完帙，首尾彙備，一也，不失典型，絲毫逼真，二也。刊啓云：「明之永樂大典，清之圖書集成，無所不包，誠爲鴻博，而所收古書，悉經剪裁，此則仍存原本。」此其一也。例言云：「是編悉從原書影印，一存雖無老成，尙有典型之意。一免書經三寫，改魯爲魚之訛。卽影印縮小，取便巾箱，必將原版大小寬狹，准工部尺詳載卷首，以存古書面目。」又云：「茲編所錄，有宋元明初舊刻本，有名家影寫宋元本，至於名人校本，有益本書，實非淺鮮，附印卷後，爲校勘記。或有硃墨兩筆校者，則用套版印法，以存其真。」此其二也。武內義雄所云：「卽其原狀影印，絲毫不加移易，故原書

之面目依然，而誤字除原本外，決無增加之慮。舊本之翻刻，如有名之士禮居叢書，時有改小原版，移動行款之嫌。四部叢刊則必影照原本，混魯魚之弊。名人校勘有裨本書者，悉附卷末。校勘用硃墨兩筆者，亦分刷兩次，以存其真。惟以規爲一定寸分之故，間將原本略爲縮小，亦必詳記原版之寬狹大小於卷首，務不失其典型，此亦是書之勝處。支那學一卷四號誠高出於校印者矣。

勻銓配 本編依張海鵬墨海金壺之例，經史子集爲綱領，其次第則依四庫全書提要，四

庫分類，時有失常，茲編不復有所出入，從人人習見也。然四部之書，浩如煙海。茲編乃述其急要者登之，經部漢宋學派分途，宋有通志堂經解，經苑，漢有皇清經解，皇清經解續編等書，久已家藏戶編，概

不泛收。史則正史編年地理外，取別雜傳載之最古者。子則九流十家，取其古雅而非出僞託者。詩文

集，則取其已成宗派者。如漢魏六朝初唐四傑李杜韓柳元白溫李皮陸宋之歐梅蘇黃朱陸陳葉范陸眞魏金之遺山元之虞楊范揭明之朱劉陽明唐歸或詩箋文或理學支分

漲別門戶高張但取其初祖二三家以概餘子明祁承樸藏書約論鑒書云：「垂於古而不可續於今者經也，繁於前代而不

及於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佚者子也，日廣而日益者集也。」此我國四部書流行自然之趨勢，可爲

定則者也。四部叢刊選擇叢本，頗能本此原則以推求之。經部無論已，其史子集三部，俱有損益。(1)

史部藝文經籍諸志，以及古今官私書目，所以辨章古今之學術，稽考典籍之存亡，別為一編單行，不錄一部金石一類，亦取此例。(2)子部中算術兵書醫經，在古人為專門之學，在今日有專科之書，作者層出不窮，後來或更居上。茲編但取其初祖數種著錄，以為學者導源星宿之資；亦兼取其文辭典奧瑰奇，足以沾溉後學者，雖非窺豹全斑，要可嘗鼎一臠。(3)集部初意斷自朱明，不涉近代，繼思有清一朝文學，實後進之津梁，張之洞謂：「讀書門徑，必須有師，師不易得，即以國朝著述名家為師。」茲編採及近人，亦猶張氏之意也。至於史部中之通典、通志、通考；類書中之太平御覽、冊府元龜；集部中之全唐文、全唐詩；皆以卷帙繁重，宜別單行，概不闌入。四部叢刊例言此四部書籍銓配之大要也。

經……自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至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

海鹽張氏涉園藏守刊巾箱本二十五種，八十三冊，三百八十五卷。

史……自晉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武英殿本至唐劉知幾

史通上海涵芬樓明張鼎思刊本四十六種，九百三十四冊，三千九百五十卷。

四部叢刊部次

子……自魏王肅注孔子家語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至宋張君房雲笈七籤上海涵芬樓藏

明真清 館刊本 五十九種，二百六十八冊，七百八十二卷。內一種無卷數

集……(1) 別集自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本至清曾

國藩曾文正公詩文集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 一百九十二種，一千四百八十

八冊，五千四百九十一卷。(2) 總集自六臣注文選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 至

元楊朝英朝野新聲太平樂府烏程蔣氏密韻樓藏元刊本 三十六種，二百零六

冊，九百十四卷。共二百十八種，一千六百九十四冊。六千四百零五

卷。內三種無卷數

以上共計三百四十八種二千九百七十九冊，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卷。內正史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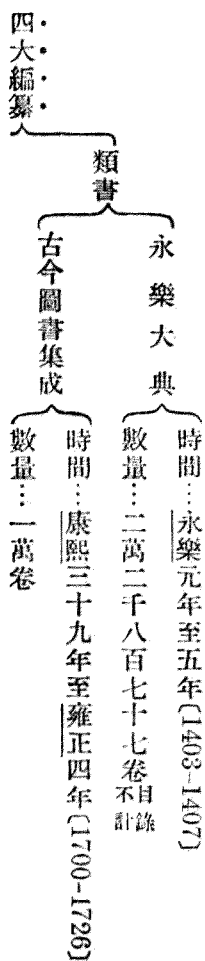
至其甄宋之材料，則以商務印書館年內蒐集珍祕之涵芬樓藏本為主。餘則自江南圖書館，江今

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江安傅氏雙鑑樓，烏程劉氏嘉業堂，江陰繆氏藝風堂，

無錫孫氏小綠天，長沙葉氏觀古堂，烏程蔣氏密韻樓，南陵徐氏積學軒，上元鄧氏翠碧樓，平湖葛氏

傳樸堂，閩縣李氏觀權齋，海鹽張氏涉園，嘉興沈氏德化李氏，杭州葉氏等名家祕笈，選擇採錄。得宋

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寫本十六，影元寫本五，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麗舊刊本四，釋道藏本二。餘亦皆出明清精刻。武內義雄云：「清藏書家以吳縣黃丕烈為第一。黃氏之書，後移於汪士鍾之藝芸精舍。汪沒，歸常熟瞿子雍，聊城楊紹和，晚近則陸心源之皕宋樓，丁丙之八千卷樓，兩家藏書，稱與瞿楊相頡頏，四部叢刊中收採尤多。至江南圖書館藏書，即八千卷樓之物，而鐵琴銅劍樓亦多精本，故瞿丁兩家之尤者，大多網羅其中。惟楊氏之書，則一不入選。陸氏舊本，惟擬翻印一種，斯為憾事。是則得瞿丁兩家之影本，亦不可謂非幸福。而况藝風堂觀古堂之書，傅增湘劉承幹有名之祕本，均得藉此書以見之，尤為無上之眼福。」支那學一卷四號 誠為確論。



叢書

四庫全書

時間……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1773-1783〕

數量……七萬九千七十卷
存目
不計

四部叢刊

時間……民國八年至十一年〔1919-1922〕

數量……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卷

第七章 刻印

印刷與學術 印刷術之發達與否，其關係於文化學術者甚鉅，文化學術之昌興，端賴印刷以流傳，此人所共知也。雖然，亦有數弊焉。我國自唐以前，所有書籍，莫不手鈔，晉魏六朝無論矣，唐宋之間，鈔錄之風猶盛。唐柳仲郢廐無名馬，衣不熏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以來南北史再鈔，手鈔門分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珈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舊唐書本傳此可謂書籍傳寫時代之代表人物，其辛勤勞苦，可以知矣。自唐至五代，雕版印行，大省傳錄之勞，時間物力，兩有裨益，誠不可謂非吾國文化學術界上之福音焉。而其弊之所在，約有二端：

校刊不精 葉石林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

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詳精。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鑿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鑿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

於得書，其誦習亦因滅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版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文獻通考陸深曰：「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版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金瓶亦自然之情勢也。蘇東坡曰：「上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賤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舛訛。」仇池筆記周輝曰：「印版文字，訛舛爲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清波雜志宋距五代不遠，其時印本初行，校刊不精，已如是，矧後世以訛傳訛，其誤當益多矣。

讀書不動。近人有言，古書自篆籀變而爲隸，竹簡變而爲縑帛，縑素變而爲紙，紙變而爲摹印，摹印便而書反輕。後生童子，習見以爲常，與器物等，藏之者祇美觀而已。由是可知書益多，得益易，讀者益寡，而藏者獨多。以故後世藏書之家，倍於古人，則或剽竊古人以爲己有，而讀書者之精益求精，宋不如唐，唐不如漢。學術興衰，此亦其一也。蘇東坡曰：「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轉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人文詞學術，曾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李氏山房藏書記則其由來久矣。

以上兩者，實爲我國學術界之一大變動，自唐以前，多大儒學者，思想之淵深，學問之該博，俱勝宋以後人，是可見學術之消長，不僅視工具之利鈍，全賴學者努力之結果何如耳。然版籍之傳於今，亦駁矣，近世所尚，活版爲捷，過此以往，鑿版將殄絕，舊籍零落灰燼，遺傳殘闕，則訛誤勿正。著書之家，朝成一編，莫登諸版，活版之書，行遍天下，書益多則得益易，而讀者不知愛寶，任其散佚，此又國學之一大變焉。

刻印溯原 吾國書籍，代有進化，由竹木而帛楮，由傳寫而石刻，便民垂遠，其法夥矣。概括言之，約有三期：第一期爲刊石，第二期爲鑿板，至於活字行用，爲第三期。活字之製，或以泥，或以木，或以鉛，或以銅，則又隨時代而不同。自此以外，則有石印影印之法，較之前者，益爲便利矣。茲分別述之如次：

刊石 刊石始自漢之一字石經。其功用在校正經典文字異同。後漢熹平四年西一七五蔡邕以經

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漢書 蔡邕傳此爲刊石之始，其碑高一丈，廣四尺，凡七十三碑，至晉而殘毀已多。陸機洛陽記云：「書易公羊二十

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自後魏徙之鄴，隋徙之長安，唐初石之亡者十九，而拓本猶存。隋書經籍志云：「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洎元時尚有存者，黃潛亦嘗見之。清乾隆時，黃易復得拓本一百二十七字，是爲漢石經之僅存於今者。三字石經，乃刊於魏正始中，具古篆隸三體。戴延之西征記云：「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三十五版，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皆崩。太學前石碑四十板，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石質，多崩敗。」則三字石經自晉後已多殘缺，迨隋時而拓本所存，尚書九卷，春秋三卷。隋志至唐而祇存尚書古篆三卷，左傳古篆十二卷。唐志至宋而殘碑散失，或以爲砧，或燬諸火。歐陽修集古錄此魏刊石之可考者。晉裴顏爲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則晉時亦有刊石。迨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浸夷。至於後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取以建浮圖精舍，遂使吉金貞石，頽落蕪滅。神龜之初，崔光奏清明帝，料閱碑牒所失，次第繕修補綴，竟不能行，石經旣毀，典籍益以譌謬。唐開成初，鄭覃奏請召宿儒興學，校定六籍，準漢故事，立石太學，而喪亂之後，師法寢失，立石數十年後，名儒皆不之窺，以爲蕪累。其譌謬竄亂之文且千百，顧炎

武嘗撰石經誤字以正之，可考見也。五季之亂，孟氏保有劍南，百度草創，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刊石，以資學者，世謂之後蜀石經。宋晁公武嘗取後唐長興鏤板本校之，有石經考異，以校經文之不同者。同時張昞有石經注文考異，以校注文之不同者。至是刊石與鏤板，方有所讐校。宋仁宗命國子監取詩、書、易、周禮、禮記、春秋、孝經刻石兩楹，一行篆字，一行真字，是爲宋刻石經。南渡之亂，蕩然無存。然自唐而宋，刊石之異同寔多，莫衷一是。宋初以長興板本爲正，頒布天下，謂唐刻石本弗精，收向日民間所用刻石本，因是板本中有刊誤者，無由參校，雖知其謬，猶以爲官旣刊定，難以獨改。郡齋讀書記其時考古之士，則視漢石經有如異寶，故書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於是胡元質得一字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得三字石經八百一十九字，鑄石錦官之西樓。洪适輯隸辨，以所得漢石經尙書、儀記、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鑄之會稽蓬萊閣中，凡八石。蘇望得魏三體石經左氏傳拓本，取其完好者刻之，凡八百一十九字。是爲私家刻石經之始。蓋自鏤板旣行，異同百出，譌誤莫正，學者之風尙，一返諸信古，此私家刊石之所由來也。南渡而後，高宗寫周易、尙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刊石成均，謂之御書石經。蒙古南下，臨安不守，用元僧楊璉真珈之言，將取御書石經

諸碑爲浮圖臺，杭州推官申屠致遠力爭而止。然由是而諸碑殘缺。逮有明正德時，巡按御史吳訥收拾遺佚，得易八碑，書七碑，詩十碑，春秋四十有八碑，論孟中庸十有九碑，徒置樞星門北，國變後，則易亡其八碑，書亡其一碑。石經自宋以後，傳寫益歧，考古者不復有異同之辨，第賞其書法而已。黃節版籍考

鏤板 鏤板之興，自隋始。開皇十三年^四五^三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板，陸深河汾燕間錄此爲印書之始。特

其時崇奉釋教，所印者蓋浮圖經像，未及概雕他籍，故唐時復有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之舉。柳玘訓序言：「在蜀時常閱書肆，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可見當時字書小學，僅見雕本，已爲奇觀。而經傳猶用傳鈔，未有鏤板。後蜀毋丘儉刻文選初學記，其時鏤板亦尙未至於經籍也。後唐馮道李愚奏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足見鏤板之興，自隋越唐，僅鏤字書小學文選初學記諸書，而不及經典，亦以經典者立於學官，傳於博士，慮以鏤板故至犯異同耳。唐長興間，馮道等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是爲經籍鏤板之始。然其時鏤板雖興，而九經雕印未徧也。漢乾祐初，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則九經之缺良多，而傳鈔之本未廣。迨周廣順間進板印九經，而九經之鏤板始備。傳鈔之本，悉依鏤板，既見之長興新令，嗣後九經鏤板頒行，而傳鈔之本

悉廢，是則今日言經籍者，悉據鏤板，而鏤板與傳鈔本之參訂考正，以辨正譌是非，奉以爲刊定之本，

則莫始於田敏進獻之九經。

版條考

此自隋唐五代始行鏤板之始，末次第也。顧言鏤板之始，頗有異說，

有謂始於六朝時者，日人島田翰主之，有謂始於唐僖宗時者，長沙葉德輝主之。島田翰撰雕板淵源

考，所撰古文舊書考之一

據顏氏家訓稱江南書本，謂書本之爲言，乃對墨版而言之。又據陸深河汾燕間錄引

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板之語，謂雕板興於六朝。又歷引顏氏家訓江南書

本玉燭寶典引字訓淪字曰，皆依書本。宋晁公武古文尚書訓詁傳引隋劉炫尚書述義曰，四隴既

宅，今書本隴皆作塊。謂書本是墨板，爲北齊以前有刻板之證。上虞羅振玉作鳴沙山石室祕錄記於

雕本一切如來尊勝陀羅尼經下，亦從其說。葉德輝駁之云：「陸氏語本隋費長房三寶記，其又本曰：

「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意謂廢像則重雕，遺經則重撰耳。而島田翰必欲傅合陸說，遂謂陸氏明人，

逮見舊本，必以雕撰爲雕板，不思經可雕板，廢像亦可雕板乎？若以諸書稱本，定爲墨板之證，則劉向

別傳校讎者一人持本，後漢章帝賜黃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謂墨板始於兩漢乎？島田氏謂在

北齊以前，其所援據，止諸書稱本之詞，陸氏誤字之語，則吾未敢附和也。」

書林清話

案雕板始於六朝，固

無堅強之典據，至於隋之雕板，則亦不能決其爲非。中西學者，頗多以印刷術出教門之說。荷蘭戴開達 (J. T. L. Duyvendak) 教授著中國印刷術發明 (Coster's Chinese Ancestors) 一書，謂當六世紀時南北朝時，道士始用符印，刻符錄於木而印之，以省寫錄之勞。是爲印刷術之濫觴。其後佛教盛行，佛徒最重文字，印布之需益切，漸至七世紀中，始有雕印佛像之舉，其旁或有文字，或無之，不知不覺間，由佛像之雕印，遂進而有佛經之雕。蓋佛徒以印送經典爲虔誠之表示，而藏經可以獲福也。此新技術其始僅行於幽僻之寺觀中，世人莫之注意也。自佛教流入日本，此新技術亦隨之，約當紀元七百七十年間，唐代宗大曆時日本稱孝謙女天皇，嘗命印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百萬紙，分送國內寺院，建塔藏之，此種符咒，至今猶有存者，觀其印刷術之精美，度必經長時間之改進，然此數方小紙，實爲今存最古之印刷品。一學衡五十八期云云，則日本之印刷術傳自中國，而中國印刷，始於隋時雕刻佛經，似爲可信也。

中國現存最古之印刷品，當推燉煌石室所發現，據戴氏所見爲金剛經。其時代在紀元八百六十八年。唐懿宗咸通九年刻工極精緻，書末著印送者姓名及刊書之年，並云爲其父母印送。足見印布佛經

爲事佛邀福之舉，印刷術最初所以流行者，全出於此種宗種的需要故也。葉德輝謂：刻本自唐僖宗中和年間已有之，據唐柳玘家訓序云：「中和三年^{四八二}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曉。是爲書有刻板之始。先六世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語云，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當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此雖節載訓序之文，固信以爲唐有刻板書之證，特當時所刻印者，非經典四部及有用之書，故世人不甚稱述耳。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收經史，以鏤板爲正，見兩朝國史。據朱氏亦謂刻板實始於唐矣。唐元微之爲白居易長慶集作序，有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之語。司空圖一鳴集載有爲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可見唐時刻板書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書林清話其實唐末印刷之應用，不待煩言，特其所印陰陽占夢相宅等，則爲道家書，律疏則爲釋家書，而其餘典籍，則甚微。蓋道佛書之雕刻既盛行，漸以其術施於其餘典籍者，在唐末已發其端，至儒家經典之刊行，則自五代始。

活字 刻板之法既興，視鈔寫爲便矣，然猶必按書雕之，不能以簡馭繁也。於是有活字排印之

法。宋仁宗慶曆中至四元一〇四八年有布衣畢昇實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

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

範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案其面，則字字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

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用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

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則每字有一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

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此爲吾國泥活字

板之始。不以木爲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畢戴火令藥鎔，

而其印自落也。宋沈括夢溪筆談吾藏韋蘇州集十卷，卽此板，其書紙薄如細繭，墨印若漆光，惟字畫

時若齧缺。蓋泥字不如銅鉛之堅，其形製可知而知也。繆續記載范祖禹帝學八卷，宋活字本，末有印

書緣起，爲嘉定辛巳西二二一年夏季望日，青社齋礪書。又云訪得元本，因俾鈔木。據此則活字印書，已盛

行於兩宋，刻泥刻木，精益求精，此勢之必然者。元時活字印書，雖不傳，然明嘉靖庚寅九山東布政司

李穉願應祥刻元王楨農書三十六卷，載楨前任宣州旌德縣尹時，方撰農書，因字數太多，難於刊印，故尙己意命匠創活字，二年而畢工，試用一如刊板。古今此法未有所傳，故編錄於此，以待後之好事者，爲印書省便之法。然則元時活字用木刻，卽此可知。但謂古今此法未有所傳，則未知兩宋已有此法也。明以來活字盛行。弘治間四元一四八八至一五〇五年錫山華氏蘭雪堂會通館印書尤多，爲世珍祕。而桂坡堂安氏，亦以刻書著稱。明陸深金臺紀聞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板印尤巧妙，此爲今日鉛字活板之濫觴。至於銅活字板，葉德輝竊疑始於五代晉天福銅板本，載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此銅板殆卽銅活字板之名稱，而孫從添藏書紀要云宋刻有銅字刻本活字本，分銅字活字爲二。惜岳氏未及注明，不得詳其製也。書林清話清代印書，以木活字，銅活字並用。印圖書集成用銅字。武英殿聚珍本用木刻。乾隆題武英殿聚珍板十韻有「毀銅昔悔彼，刊木此慙予」句。註云：「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板，排印藏功，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燬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爲非計，且使銅字尙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爲惜之。」又小序云：「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

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板爲請，既不濫費聚黎，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成功速，至簡且捷。埏泥體麤，鉛鉛質軟，俱不及鑊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第活字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此自海通以前吾國印刷術之大較也。據戴氏說，謂鏤板刻字，印時鋪紙板上，以刷掃之，不用壓機也。十一世紀中葉，始有以燒土爲活字者，印時置活字於鐵框上，其後進而以錫代燒土，然其用不廣。蓋中國文字非由拼音而成，每字需特造一型，所省之勞力甚小，故其對於活字之需要，不若拼音文字之切。西歷一千三百年間，木製活板已見用，今所發見回紇人之木製活字，亦屬此時。最可異者，回紇文字本以音拚，而其活字不知以音母爲單位，乃一字一夥，悉如中國，可見回紇人缺乏發明之能力，模倣中國之法而不能變通也。

吾國印刷術與世界各國之繫係如何？頗爲中西人士所注意。如斯圖布著中國發明印刷術及其在東方流布之情形 (Die Erfindung des Druckes in China und seine Verbreitung in Orien) 許爾著中國古代活字板術及其在東方之發達考略 (Über den allen chine-

atische Typendruck und seine Entwicklung in den Landvur des Fernen Orients)

脫氏 (T. F. Carter) 著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傳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等及本篇所引用戴達聞及島田翰諸氏之議論，皆有研究之談。在

我國則葉德輝氏言之最詳且確。葉氏以爲活字板之製，流入外藩最早者，莫如朝鮮日本，而尤以日

本爲最精。大抵朝鮮活字本，始於明初時，永樂庚子冬^{四一〇年}朝鮮王命造銅字活板，又命新鑄造大

樣銅字，印行十八史略。高麗銅活字國語韋昭注跋云，我東活字印書之法，始自太宗朝癸未，^{四〇三}

年以經筵古註詩書，左傳爲本，命判司平府事李稷等鑄十萬字，是爲癸未字。日本銅活字板書傳世

最古者，據森志所載有文祿五年丙申^{當明萬曆二十四年}甫庵道喜印蒙求補注三卷，慶長四年己亥，^{當明萬曆二十年}

七勅印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單經本等。^{書林清話}葉氏所言，蓋專就銅板活字，然其活板印書，是否始於銅

製，亦一問題也。^{萬曆二十七年即西元一五九九年}果爾，則朝鮮活字後於吾國約四百年，日本約後五百餘年。其在歐

西，當第十五世紀之初，哈爾蘭 (Haarlem) 人珂司忒爾 (Lourens, Janson Coster) 始發明木刻，

然猶未嘗應用於印刷書籍。迨一四三六年^{明英宗正統元年}曼慈 (Mainz) 人約翰古田伯兒 (Johanns

Gutenberg) 始發明金屬活字板。自是至一四五〇年明代宗景泰元年活字板始興，繼之有斯屈拉司布

爾格 (Strassburg) 人拍迭兒雪或兒 (Peter Schöffer) 乃改良之，發明活字鑄造，隨處用之。逮一

四六二年明代宗天順六年以後，遂廣被於歐西諸國。其後於中國者，亦四百餘年。高桑駒吉中國文化史雖然，其在東

方流行之印刷術，其對於歐洲印刷術之起源，究有何影響耶？戴氏謂：「欲測量歐洲印刷術所受中

國印刷術之影響之程度，則臆度之處蓋不免焉。然以吾觀之，據卡脫氏所考，則謂歐洲印刷術之發

明，為受東方榜樣之影響，實非鑿空之談。卡氏所舉之證據，深足服人。中國印刷術發明述略據卡氏所考訂，

則中國於歐洲之印刷術常有影響，其影響之道，蓋有四端。紙之輸入一也，紙牌之輸入二也，宗教畫

像之輸入三也，以元代歐亞關係之密切，中國書籍，常為歐洲人所注意者四也。而加特原著高麗活

字之印刷術論及西方活字板曾否受東方之影響時，絕不肯作一冒昧之斷論，而言高麗與中國之

銅活字，則又不稍遲徊，遽以中國之銅活字傳自高麗，而初無史實，以為佐證。詳圖書館季刊二卷二期向譯而戴氏

亦同其說，且謂西元一五九六至一六二九年間，高麗活字板術行於日本，初不受中國之影響。吾友

向達君謂：「高麗之紀述銅活字，率云自創，中籍亦少及此者，故高麗銅活字之是否受有中國銅活

字影響，今尙未能確言。惟中國之銅活字，其爲勢亦正復類是。陸深金臺紀聞之所述，錫山華安二氏之所創，皆不見受有高麗影響之痕跡。而考之中國活字板術演進之歷史，自膠泥活字一演而爲鑄錫，再演而爲雕木，三演而有鑄銅鉛以爲之者。其蛻演之間，至爲自然，似不待受外國之影響而後有此也。至於銅板印書，更非創見，岳珂之所紀，以及宋明鈔幣之用銅板，皆顯然有徵。向譯高麗活字之印刷術附注可謂折衷之論。

石印影印 自清末傳石印法，中國出版界，遂開一新紀元。當時多實行細字之書，祇便考試攜帶，不甚翻印善本。清亡，科舉全廢，編譯新著，俱用活字板印行，至近年石印始盛。各書肆出石印書甚夥，翻印舊書之風亦漸盛。有影印之法，於是一時不易得之書，亦得求取如志，而商務印書館所印之四庫叢刊，尤有價值。支那學卷四號一案石印之法，蓋興於同光之間，與繙譯事業，相輔而行，淞南夢影錄云：「石印書籍，用西國石版，磨平如鏡，以電鏡映像之法，攝字迹於石上，然後傅以膠水，刷以油墨，千百萬頁之書，不難竟日而就。細若牛毛，明如犀角，剗隴氏二子，可不煩磨厲以須矣。英人所設點石齋，獨擅其利已四五年。是書作於光緒癸未之後則點石齋之設立尙在光緒初年近則寧人之拜石山房，粵人之同文書局，與之鼎足

而立。」是爲我國石印事業開山之祖。中國舊籍，亦資以廣爲傳播，又進而有銅板玻璃板之類，影印書畫，不下真迹，實爲文化之利器焉。

版本類別 版本之類別有五：一曰監本，二曰藩府本，三曰官府本，四曰坊肆本，五曰宅塾本。而以書肆坊爲其中堅。自唐以來，四川爲我國重要文化中心地之一，最初之印本書籍，或卽出於蜀中，後唐奄有四川，史稱馮道相後唐時，四川盛行印本書，多道佛之類，亦有少數訓蒙之課本。皆以木板印成。時朝廷欲仿前代重定經文，刻石垂久，惟以省庫匱乏，事不克舉。馮道既習知四川刻本，爲節省國用計，乃創議以木板代石經，後果見實行，其書以周廣順三年刻成，凡一百三十冊。至是晦隱於佛寺中之印刷術，乃大顯於世。然政府承認雕板爲傳佈官本經書之方法，禁民間私自刊印經書，百餘年不改。是知其時雕板之主要目的，在勒定標準經文，至印刷術出書迅疾之效用，蓋其後始漸爲世人所知云。宋代刻書最富，其卷帙繁重。如九經注十七史等，皆經剗。其刻工之精美，尤爲後世所不及焉。同時佛籍刊刻之盛，亦無遜色。太祖開寶七年四九二佛藏刻成，爲書一千五百二十一種，五千冊，十三萬餘頁。自有出版物以來，莫之與京也。戴著中國印刷術發明途略雕刻既多，進步亦速。北宋所刻佛經之數

與五代所刻九經之數較之，則九經一百三十冊，歷二十四年始成，佛藏五千餘冊，僅十二年而成，其時日之省節足，微雕印之法之進步矣。茲分述如次：

監本 監本者，國子監所刊本也。後世官書，多雕印於國子監，號曰監本。舊五代史後唐明宗長

興三年^{四九}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制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又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

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勅令國子監集博士生徒收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廣爲鈔寫，子細

看讀，然後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

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勅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顥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

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雕刻。每月五紙，與減一選。五代會要同

此實爲監本之始。又漢隱帝乾祐元年^{四九}五月，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

學官考校雕造，從之。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制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字樣各二

部，一百三十冊，於部九經始完。自長興至廣順歷四朝七主二十四年乃成，所謂創始之不易矣。周世

宗顯德二年^{四九}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准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舊

代史則更及其餘典籍矣。宋太宗端拱元年八四九敕國子司業孔維等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

鑄板行之。真宗景德二年四一〇幸國子監，歷覽書庫，觀羣書漆板，問祭酒邢昺曰：「板數幾何？」昺

曰：「國初印板，止及四千，今至十萬，經史義疏悉備。」帝褒之，因益書庫十步，以廣所藏。王海宋興至是，

不過四五十年，其進步可謂速矣。蓋自太宗淳化中四九九〇至九九四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募印，自是書籍

刊鑄者益多。石林燕語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監本書籍，紹興末年所刊，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

及。九年四一一九月，張彥實待制爲尙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鑄板頒行，從之。然所取

者，多有殘缺。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書。二十一年四一一五月，輔臣復以爲言，上謂秦益公

曰：「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鑄板，雖重有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蓋宋自淳化以後，歷朝皆刻書

版，存國子監。紹興南渡，軍事倥傯，而高宗乃殷殷垂意於此，宜乎南宋文學之盛，不減於元祐也。薛林情話

金元之際，中原河朔，淪爲異域，其時北方學者，傳授板本尙寡，不能無事於手錄。虞道世祖至元間，兩

括江西及杭州書籍板刻至京師，立興文署。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四年，國子監置生員二百人。延祐

二年，增置百人，興文署掌刻刊經史，皆屬集賢院。又云至元二十七年，立興文署，召工刻經史子版，以

資治通鑑爲起端。官書之風，至明極盛，內而南北兩京，外而道學兩署，無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數卷

新書，與土儀並充餽品，稱爲書帕本。

袁恬書
隱叢說

南北兩監，藏板至夥，歷代正史，一再雕印。自舊監所有外，

四方多以書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修補，成化初，

四元一
四六五

祭酒王僎會計之，已逾二萬篇。

梅鷟南
雍志

葉德

輝謂：「明時官刻書推南北京監本爲最盛，南監多存宋監元路學舊板，其無正德以後修補者，品不

亞於宋元。觀南雍經籍志所載四部板片，真三朝文獻之所繫矣。北監多據南監本重刻十三經二十

一史之外，罕見他書。據其時周弘祖古今書刻所錄，北國子監書僅四十一種，而經史並不著錄。書刻

漏略歟？

弘祖時板已散逸歟？

書林
清話

又謂：

「明兩監書板，尤有不可爲訓者，如南監諸史，本合宋監

及元各路儒學板湊合而成，年久漫漶，則罰諸生補修，以至草率不堪，並脫葉相連，亦不知其誤。北監

卽據南監本重刊，謬種流傳，深可怪嘆。」

書林
清話

明郎瑛七修類藁云：「世重宋板詩文，以其字不差謬，

今刻不特謬，而且遺落多矣。」則明人刻書，漫不經心，朝野俱如是也。清自康乾以還，內府刻書亦盛。

足本禮親王嘯亭雜錄錄載內府刊欽定諸書，謂：「列聖萬幾之暇，乙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

親爲裁定，頒行儒宮。」乾隆二十七年諭云：「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御極之初，

卽詔中外搜訪遺書，並令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徧布饗宮，嘉惠後學。復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輯覽及三通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絃者，既已蒼萃略備。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而葉德輝以其不仿宋刻經史爲缺典。其言曰：「國朝官刻家刻，同有一缺事，如十三經注疏，史、漢、三國皆有北宋，南宋及元刻本傳世，內則登之天祿琳琅，外則散見各藏書家書目，既已無本不善，隨刻一種，皆可爲虎賁中郎。乃以天府財力之雄，僅刻岳氏五經，淳熙大字本周易本義，淳祐本朱子四書，史僅古香齋刻補珍本史記，而又移步換形，不知所據何本。」書林清話然亦不足爲病也。

藩府本 藩府本者，諸王藩府所刊本也。藩府刊本，首推明代。明監本多謬誤，而諸藩時有佳刻，以其時被賜之書，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繙雕。藩邸王孫，又頗好學故也。書籍刊刻，以寧獻王權，晉莊王鐘鉉爲著。錢受之云：寧王博學好古，讀書無所不窺，志慕冲舉，自號臞仙。凡羣書有祕本，莫不刊布。明詩綜小四庫總目云：「寧藩書目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初寧獻王權以永樂中改封南昌，日與文士往還，所摹輯刊刻之書甚多，其目凡一百三十七種，詞曲院本道家鍊度齋醮諸儀俱附焉。」茶餘客話明代藏書周晉二府，天祿琳琅穀梁注疏，晉藩藏本。朱謀瑋藩獻記：「晉莊王鐘鉉，正統七年，以榆林王

進封博古喜法書，嘗令世子奇原刻寶賢堂法帖，今世傳書畫，多晉府章，卽其人也。甘泉鄉人蔡，

王知原奇之祖靖王，爲世子時，嘗取閣絳大觀晉寶諸帖，益以所藏宋元明人墨跡，爲寶顏堂帖。端王合

刻文選，文粹，文鑑，文類，文衡，簡王慎能踵成其志。以河間獻王爲比，無愧辭矣。此可見諸藩刻書之

風氣，爲有明一代之特色。今茲其可考見者，如蜀府五寧藩，三代府一崇府，二肅府一吉府，六二十晉府

寶賢堂，亦稱志道堂，亦稱虛益堂，又稱養德書院六益府，二十秦府，五周藩，十二徽藩崇德書院十藩

游二伊府，一魯府，敏學書院三趙府，居敬堂，亦稱味經堂十楚府，二德藩最樂軒一路藩，一可謂盛矣。

葉德輝謂諸藩大抵優游文史，黼黻太平，修學好古，則河間比肩，巾箱寫經，則衡陽接席，又不獨鄭藩

世子載堦之通音律，西亭王孫樛睦之富藏書，爲足增光於玉牒也已。書林清話

官府本 官府本者，公家官府所刊本也。自上院司監局，以及路州郡縣諸有刻書皆屬之。官府

印刻之風，盛於宋元之時，明清則殊不多觀。宋時官刻書可考見者，自國子監本外，有崇文院本，秘書

監本，德壽殿本，左廊司局本，兩浙東路茶鹽司本，兩浙西路茶鹽司本，浙東庾司本，浙右漕司本，浙西

提刑司本，福建轉運使本，漳州轉運使本，建安漕司本，福建漕司本，淮南東路轉運司本，荆湖北路安

撫使本，湖北茶鹽司本，廣西漕司本，江東倉臺本，江西計臺本，江西漕臺本，淮南漕廩本，廣東漕司本，江東漕院本，江西提刑司本，以上各本，皆可稱爲公使庫本。元符改元，地方有公使庫者，如蘇州，吉州，明州，沅州，舒州，撫州，春陵，台州，信州，泉州，鄂州等，尚可考見，凡此皆支領庫錢所刻者。各州軍郡府縣亦然，故有州軍學本，郡齋本，郡庠本，郡府學本，縣齋本，縣學本，學宮本，頻宮本，學舍本，其餘有太醫局本，書院本，祠堂本等。至今槧本流傳，歷爲收藏家寶貴，不知當時官師提倡之力，固如此之盛也。然就以上各官府刻書地域，則不出江浙閩廣贛湘鄂豫桂諸省。宋刻有僅以某州某府稱者，則就所知有江寧府本，杭州本，明州本，溫陵州本，吉州本，紹興府本，臨安府本，平江府本，嚴州本，餘姚縣本，鹽官縣本，眉山本。大抵出於江浙者爲多，蓋亦當時官刻本也。元代繼之，餘風未泯，官府刊刻，其風尙盛。元時官刻之書，多由中書省行江浙等路有錢糧學校贍學田款內開支；有徑由各省守鎮分司呈請本道肅政廉訪使行文各路總管府，下儒學者；有由中書省所屬呈請奉准施行，展轉經翰林國史院禮部詳議照准行文各路者，事不一例，然多在江浙間。其官刊本，自國子監本外，則有興文署本，各路儒學本，儒學本亦稱爲郡學本。又有郡庠本，府學本，書院本，太醫院本，官醫提舉本等。又有私宅堂坊而託

於書院之名者，以元時講學之風大昌，各路各學官私書院林立，故習俗移人，爭相模仿，觀其刻本流傳，固可以分別得其主名矣。書林清話

坊肆本 坊肆本者，諸書坊書肆所刻本也。書籍之流播，全賴有坊肆之雕刻。不受官府之限制，其起源蓋最早。揚子法言：「吾子二，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此書肆二字見於文人著述之始。後漢書王充傳：「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此後漢時有書肆也。梁任昉答劉居士詩：「才同文錦，學非書肆。」此六朝時有書肆也。唐柳玼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又呂溫衡州集中上官昭容書樓歌：「君不見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研神記。」此唐時有書肆也。馬令南唐書魯崇範傳：「崇範雖窶，九經子史，世藏於家，刺史賈皓就取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已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典墳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卻之。」此五代有書肆也。宋時坊刻，前有建安余氏，後有臨安陳氏，最爲大家。其他散見諸藏書家志目題記者，如閩中則有建寧府王八郎書舖，建陽麻沙書坊，建寧書舖，蔡琪純父一經堂，武夷詹光祖月厓書堂，崇川余氏，建寧府陳八郎書舖，建安江仲達羣玉堂。

浙中則有杭州大隱坊，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舖，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口舖，臨安府金氏，金華雙桂堂；江西則有臨江府新喻吾氏；蜀中則有西蜀崔氏書肆，南劍州雕匠葉昌；秦中則有咸陽書隱齋；晉中則有汾陽博濟堂。又有不詳其地者，爲菴斐軒，葛氏傳授書堂。又有宋時書坊，至元時猶存者，爲閩山阮仲猷種德堂。其刻本之流傳，至今雖爲人鑒賞，然雕鏤不如官刻之精，校勘不如家塾之審云。金源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惟平水當要衝，故書坊時萃於此。而他處私宅刻本，亦間有之。今可考者，如書軒陳氏，張謙明昌，平水中和軒王宅，晦明軒張宅。外此則嵩州福昌，孫夏氏書籍舖，碣石趙衍，則又平水以外之書坊也。元時書坊所刻之書，較之宋刻尤夥，蓋世愈近，則傳本多，利愈厚，則業者衆，理固然也。今舉其見有傳本者列之，如劉錦文日新堂，高氏日新堂，平陽張存惠堂，燕山竇氏治濟堂，建安陳氏餘慶堂，建安朱氏興耕堂，建安同文堂，建安萬卷堂，麻沙萬卷堂，董氏萬卷堂，雲衢會文堂，積慶堂，德星堂，萬玉堂，胡氏古林書堂，日新書堂，梅隱書堂，妃僊陳氏書堂，葉曾南阜書堂，啟德書堂，李氏建安書堂，富沙碧灣吳氏德新書堂，姚谿居敬書堂，廬陵秦宇書堂，積德書堂，雙桂書堂，一山書堂，妃僊興慶書堂，秀岩書堂，雲莊書堂，麻沙劉氏南澗書堂，三衢石林葉敦，書市劉衡甫，聞

德坊周家書肆，建陽劉氏書肆，建陽書林劉克常。以上刻本傳世，足供十駕之求。其間歷元明兩朝而

世其業者，莫如建安虞氏務本書堂。由元至元十八年辛巳，至明洪武二十一年戊辰，四元一三八一

凡百有八年矣。據其可考刻書前後年代計算下仿此例又有建安鄭天澤宗文書堂，由元至順元年庚午，至明嘉靖十六

年丁酉，四元一三三〇凡二百有八年，視虞氏世業倍之，亦書林所僅見者也。又有楊氏清江書堂，刻

書雖少，亦始元末迄明初，由至正十九年己亥，至明宣德六年辛亥，四元一三五九僅七十三年，然時

經鼎革，屹然與虞鄭二氏鼎足而存，固亦書林碩果矣。大抵有元一代坊行所刻，無經史大部，及諸子

善本，惟醫書及帖括經義，淺陋之書，傳刻最多。由其時朝廷以道學籠絡南人，士子進身，儒學與雜流

並進，百年國祚，簡陋成風，親於所刻之書，可以覘一代之治忽矣。明代坊刻之書，以年代相近，存於今

者，視宋元刻本爲多，茲以書院精舍書堂等類，分別記之。一曰書院，則有紫陽書院，義陽書院，無錫崇

正書院，廣東崇正書院，九峯書院，芸窗書院，鰲峯書院，籍山書院，正學書院，東林書院，龍川書院等。一

曰精舍，則有建溪精舍，詹氏進德精舍，余有堂鳳山精舍，南星精舍，崦西精舍等。一曰書堂，則有古杭

勤德書堂，遵正書堂，廣成書堂，書林，魏氏仁實書堂，歛西鮑氏耕讀書堂，玉峯書堂，邵陽書堂，羅氏竹

坪書堂，崇仁書堂，劉氏明德書堂，劉氏文明書堂，集賢書堂，陳氏存德書堂，錫山秦氏鏞石書堂，崇文書堂，新賢書堂，吳氏玉融書堂等。一曰書屋，則有南星書屋，許宗魯宜靜書屋，前山書屋，義興沈氏楚山書屋，九洲書屋等。一曰堂，則有梁氏安定堂，善敬堂，鰲峯熊宗立種德堂，葉氏南山堂，書林劉宗器安正堂，皇甫氏世業堂，贛州府清獻堂，南康府六老堂，書林，葉一蘭作德堂，雷氏文會堂，浙江葉寶山堂，張之象猗蘭堂，寶雲堂，陳奇泉積善堂，徐守銘寧壽堂，吳公宏寶古堂，新都吳氏樹滋堂，周氏博古堂，董氏萬卷堂，書林，龍田劉氏喬山堂，海虞三槐集益孫春晝堂，新都吳繼仕熙春堂，熊氏衛生堂，明德堂，雙柏堂，如隱堂等。一曰館，則有豫章王氏夫容館，翠岩館，潘元度玉峯青霞館，辨疑館，清真館等。一曰齋，則有書戶劉洪慎獨齋，顧起經奇字齋，楊氏歸仁齋，純白齋，武林馮紹祖繩武觀妙齋，泊如齋，豫章璩之璞燕石齋，真如齋，喬可傳寄齋，雙甕齋，金陵奎壁齋，單恂淨名齋，欲巖鎮汪濟川圭一齋，靠玉齋等。一曰山房，則有徐煇萬行山房，喬世寧小丘山房，武林馮念祖臥龍山房等。一曰草堂，則有椒郡伍氏龍池草堂，玉蘭草堂等。一曰書林，則有書林劉寬，書林余氏，書林龔氏，書林童文舉，書林董思泉，書林詹氏等。一曰舖，則有國子監前趙舖，正陽門內金臺書舖，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

宅紙舖等。其他牌記，尙有藍山書舍，劉氏博濟藥室，維楊資政左室，蔣德盛武林書室，太元書室，尹耕療鶴亭，顧汝達萬玉樓，贛郡蕭氏古翰樓，芙蓉泉屋，東里董氏菱門別墅，龍邱桐源舒伯仁，梁溪寓舍，吳興花林東海居士第一相文霞閣，吳郡顧凝遠詩瘦閣，清平山堂，聚芳書齋，清夢軒，三衢近峯夏相，楊州陳大科，金陵王舉直，金陵周對峯，姑蘇葉氏戊廿，沈啓南等。以上或刻一種，或刻二三種，其中刻書獨多爲劉洪慎獨齋，劉宗器安正堂，而皆建陽產，自宋至明六百年間，建陽書林，擅天下之富。書林叢話

刻書之業，既以書坊爲重心，故書坊所聚，書籍爲盛。於是區域肇分，鴻溝顯然。周世宗以史館書

籍尙少，銳意求訪。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真，亦多修述。文獻通考此五代時刻

抄之大概也。葉夢得云：「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版，殆不減杭

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

也。石林燕語此北宋時坊刻之大勢也。明代書坊之多，以燕京、江浙爲盛。胡應麟云：「今海內書凡聚之

地有四，燕京也，金陵也，閩、閩也，臨安也。閩、楚、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輦下所雕

者，每一當浙中三紙貴故也。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當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萃焉。吳

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冊類書，咸會萃焉。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宋本稱最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一經籍會通陸深云：「今杭絕無刻，國初蜀西有版，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亦不遠矣，唯蘇州工匠，稍追古作。」一金匱紀聞此明代嘉靖以前刻印情況也。王士禎云：「近時金陵，蘇杭書坊刻版盛行，建本不復過嶺蜀，更兵燹，城郭邱墟，都無刊書之事。京師北平亦鮮佳手。數年以來，石門即崇德縣呂氏，崑山徐氏，雕行古書，頗仿宋槧，坊刻皆不逮。」一居易錄此清初刻書大概也。葉德輝云：「按文簡王士禎時，金陵蘇杭刻書之風，已遠過閩蜀，乾嘉時如盧文弨、鮑廷璜、孫星衍、黃丕張、秦恩復、顧圻、阮元諸家校刻之書，多出金陵劉文奎、文楷兄弟。咸豐之亂，市肆蕩然無存，迨乎中興，曾文正首於江寧設金陵書局，於揚州設淮南書局，同時杭州江蘇武昌繼之，假刊讀本十三經，四省又合刊廿四史，天下版本之書，仍推金陵蘇杭。自學校一變而書局并裁，刻書之風，移於湘鄂，而湘尤在鄂先。同光之交，岑陵、艾作霖、曾爲、曹鏡初、邵耀湘校刻曾文正公遺書及經藏經典，撤局後，遂領思賢書局，刻書事，主之者張雨山、澗、察、祖、同、王葵園、關、學、先、謙、與、吾、三、人、而、吾。

三人之書，大半出其手刻，晚近則鄂之陶子齡，同以工影宋刻本名，江陰繆氏，宜都楊氏，常州盛氏，貴池劉氏，所刻諸書，都出陶手。至是金陵蘇杭刻書之運終矣，然湘鄂如艾與陶者，亦繼起無其人。林

清話此又乾嘉以後刻書情形也。

宅塾本 宅塾本者，私宅家塾所刊之本也。私人刻書，以蜀相母公蒲爲始，公津人，先爲布衣，常

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嘆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果貴顯於蜀，乃命工日夜雕版，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西蜀文字，由是大興。王清明揮又和凝長於短歌

艷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摹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五代史和凝傳又貫休禪月集有王衍乾德五

年曇域後序稱檢閱藁草，及闡記憶者約一千首，雕刻成部。上自公卿，下至方外，皆能刻其私集，流播一時，此五代宋初家刻本之大概也。

宋時家塾刻本，其姓名亦甚繁多，今所最著，如岳珂之相臺家塾刻九經三傳，廖瑩中之世綵堂刻五經韓柳集，皆至今爲人傳誦。岳刻存於今者，五經有武英殿翻刻本，及各省書局私宅重翻殿本，又有論語何晏集解附音義十卷，孟子趙歧注附音義十卷，廖刻存於今者，有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柳河東集四十四卷，外集二卷，龍城錄二卷，附錄二卷。其他則有蜀廣都費氏進修堂，臨安進士孟琪，京臺岳氏，建邑王氏世翰堂，建安蔡子文東塾之敬室，寇宅，瞿源蔡潛道宅，清渭何通直宅，麻沙鎮水南劉仲吉宅，麻沙鎮南齋虞千里，建溪三峯蔡夢弼傅卿家塾，吳興施元之三衢坐嘯齋，王撫幹宅，錦谿張監稅宅，武谿遊孝恭，德棊登俊齋，廉臺田家，吉州東岡劉宅梅溪書院，建安陳彥甫家塾，梅山蔡建侯行父，建安黃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建安劉元起家塾之敬室，建安魏仲舉家塾，建安魏仲立宅，建安劉日新宅，吉州周少傅府，祝太傅宅，建寧府麻沙鎮虞叔異宅，秀巖山堂，建安劉叔剛宅，建安王懋甫桂堂，建安曾氏家塾，建安虞氏家塾，眉山文中，眉山程舍人宅，姑蘇鄭定，錢塘王叔邊家，婺州市門巷唐宅，婺州義烏酥溪蔣宅，婺州東湯胡倉王宅，桂堂，劉氏學禮堂，隱士王氏取瑟堂，畢萬裔宅富學堂，胡元質常塗道院，杭州淨戒院，嚴陵詹義民，茶陵譚叔端等，大抵槩刻風行，精雕細校，於官刻本外，儼若附庸之國矣。金源平水刻本，私本與坊本兼具，已如前述。元時私宅刻書之風，不讓兩宋，如平陽府梁宅，平水許宅，建安鄭明德宅，陳忠甫宅，花谿沈氏家塾，古迂陳氏家塾，雲坡家塾，安成郡彭寅翁崇道精舍，虞氏南谿精舍，明復齋，

平水曹氏進德齋，存存齋，孫存吾如山家塾，孝永堂，平水高昂雷尊賢堂，范氏歲寒堂，復古堂，叢桂堂，嚴氏存耕堂，平陽司家頤真堂，唐氏齋芳堂，汪氏誠意齋集書堂，余彥國勵賢堂，麻沙劉通判宅，仰高堂，精一書舍，熊禾武夷書室，崇川書府，商山書塾，溪山道人田紫芝芙淑，平陽道參幕段子成，雲衢張氏，盱南孫氏，建安蔡氏，建安劉承父，建安詹璟，劉震卿，龍山趙氏國寶等。以上諸家，多者刻數種，少者或一二種，皆極鏤版之工，亞於宋槧一等。有閱兩朝而猶存者：其一，劉君佐翠巖精舍，始元延祐六年

甲寅，至明成化五年己丑，元至四元一三一九，一百五十六年。其一，西園精舍，始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

明永樂十四年丙申，元至四元一三六四，五十二年。其一，梅軒蔡氏，始至元戊寅，前至元戊寅爲十五年當宋帝昺祥興元年後至元

戊寅則順帝四年未知是前是後。迄明宏治七年甲寅。此其世業，近者百年，久者百五十年，子孫繼守書香，比於宋

之余氏勤有，元之葉氏廣勤，抑亦書林之耆獻歟！明人家刻之書，其中爲收藏家向來珍賞者，如豐城游明大昇，吳郡沈辨之野竹齋，崑山葉氏藁竹堂，江陰塗禎，錫山安國桂坡館，震澤王延喆恩褒四世

之堂，吳郡金李澤遠堂，吳門龔雷，吳郡袁駿嘉趣堂，顧春世德堂，澶淵晁溧寶文堂，南平游居敬，餘姚

聞人鈴，金臺汪諒，福建汪文盛，蘇獻可通津草堂，東吳郭雲鵬濟美堂，俞憲鶴鳴館，東吳徐氏，東吳徐

時秦東雅堂、嘉禾項篤壽萬卷堂、嘉禾項德棻苑委堂、馬元調寶儉堂、鄧漢文遠堂、高承埏稽古堂、吳氏西爽堂、萬玉堂、吳郡杜詩元和吳元恭。此皆刻書有根據，不啻爲宋槧作千萬化身者也。其餘叢刻書，以顧元慶四十家文房小說爲最精，胡維新兩京遺編次之，程榮漢魏叢書又次之。吳瑄古今逸史，時有脫訛，何允中增刻漢魏叢書，殊少抉擇。至晚季胡文煥格致叢書、陳繼儒秘笈之類，割裂首尾，改換頭面，直得謂之裝書，不得謂之刻書矣。書林清話

明代刻書，或沿襲舊訛，或竄改原文，虛僞之習，靡然全國。嘉靖以前，風尙近古，時有佳本，萬歷以後，風氣漸變，流弊極於晚季。有清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力矯頹風，或廣搜善本，親手校勘，或繙刻孤本，以廣流傳，故校讎簿錄之學，絕勝前代，而叢書之盛，卓越千古，儼然與類書對抗焉。袁同禮清代私家藏書概

清代學者，以刻書家而兼藏書家，洪亮吉謂藏書家有數等，錢大昉戴震爲考訂家，盧文弨、翁方綱

爲校讎家，鄧縣范氏天一閣、錢唐吳氏瓶花齋、崑山徐氏傳是樓，爲收藏家，吳門黃丕烈、鄒鎮、鮑廷博

爲賞鑒家，吳門書估錢景開、陶五柳、湖南書估施漢英爲掠販家。北江詩話葉德輝謂考訂校讎可統名之

著述家，若專以刻書爲事，則當云校讎家，如順康朝錢謙益、絳雲樓、王士禛、池北書庫、朱彝尊、曝書亭，

皆著述家也。毛晉汲古閣，校勘家亦收藏家也。錢曾述古堂，也是園，季滄葦賞鑒家也。毛氏刻書，風行天下，而校勘不精。他如畢沅經訓堂，孫星衍平津館，岱南閣，五松園，後均入金陵孫忠愍祠堂，馬日璐叢書樓，玲瓏山房，考訂校讎收藏賞鑒皆兼之。若盧見曾雅雨堂，秦恩復石研齋，以及張敦仁顧廣圻，則純乎校勘家也。若康熙朝納蘭成德之通志堂，乾隆朝吳省蘭之藝海珠塵，刻書雖多，精華甚少。然古書賴以傳刻，固亦有功藝林。但求如黃丕烈士禮居叢書，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既精賞鑑，又善校勘，則亦絕無僅有者矣。此外如闕里孔繼涵紅欄書屋，微波榭叢書，李文藻貸園叢書，收藏亦各名家。校勘頗多有。又如阮元文選樓叢書，則兼收藏考訂校讎之長者也。顧修讀畫齋，李錫齡惜陰軒，張海鵬學津討源，借月山房，澤古叢鈔，墨海金壺，錢熙祚守山閣珠叢別錄，指海，楊墨林連筠移，郁松年宜稼堂，伍崇曜粵雅堂，潘士誠海山仙館，蔣光煦別下齋涉聞梓舊，錢名培小萬卷樓，多者數百種，少者數十種，皆校勘家也。同治以來，則有吳縣潘祖蔭滂喜齋功順堂，歸安姚覲元咫進齋，陸心源十萬卷樓，錢唐丁丙嘉惠堂，章壽康式訓堂，收藏而兼校勘者也。至黎庶昌古佚叢書，專撫宋元舊槧，海外卷抄，刻印俱精。江陰繆氏雲白在齋叢書，多補刻故書闕文，亦單刻宋元舊本，雖平津館，士禮居不能過之。近年貴

池劉世珩刻聚學軒叢書，及仿宋本書，金陵徐乃昌刻積學齋叢書，及隨庵叢編，仿宋元本書，南潯劉氏嘉業堂叢書，張氏適園叢書，則又刻校之善者也。清儒自刊刻各種叢書之外，又刻鄉先哲之書，彙爲一帙，亦叢書之屬也。會萃鄉邦郡邑之書，都爲叢刻，自明人梓吳一書始，樊維城鹽邑志林繼之。清嘉慶間，有趙紹祖刻涇川叢書，宋世榮刻台州叢書，祝昌泰刻浦城遺書，邵廷烈刻婁東雜著。道光時有伍元微刻嶺南遺書。同治時，有胡鳳丹刻金華叢書，孫元言刻永嘉叢書。光緒朝此風尤盛，如孫福清刻樵李遺書，丁丙刻武林掌故叢編，又刻武林先哲遺書，陸心源刻湖州先哲遺書，趙尚輔刻湖北叢書，王文瀾刻畿輔叢書，盛宣懷刻常州先哲遺書。力大者舉一省，力小者舉一郡一邑，然必其鄉先輩富於著述，而後可增文獻之光。如梓吳鹽邑志林雖有開必先，而卷帙零奇，殊嫌瑣細。涇川亦多無用之書，不必爲世傳誦，惟台州漸有巨冊。浦城採集益宏，婁東全屬小書，乃以八音分集。金華頗多專集，校刻又嫌不精。武林卷帙浩繁，濫收山水寺觀志書，未免不知鑒別。惟常州出自繆藝風老人手定，抉擇嚴謹，刻手亦工，後有作者，常取以爲師資矣。書林清話就上述觀之，則清儒刻書，突過前代，流播既廣，學風蔚然。張之洞書目答問附勸人刻書說云：「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

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如歙之鮑，吳之黃，南海之伍，金山之錢，可決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豈不勝於自著書自刻集乎？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啓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張氏倡此說，理中肯要，故光緒以來，海內刻書之風，幾視乾嘉時相倍云。至於翻刻古本經史，則殊不多觀，故葉德輝評之曰：畢秋帆、胡果、阮文達皆位至封疆，性喜校刻古書，而獨不及諸經正史。以顧千里嚴鐵橋之好事，而不慙惠諸貴人多刻有用之書，此固可怪之事也。然猶幸有張敦仁影刻宋撫州本禮記鄭注，和坤刻宋本禮記注疏，黃丕烈士禮居刻宋嚴州本儀禮鄭注，汪士鐘影刻宋景德本儀禮單疏，元秦定本孝經疏，汪中影宋余仁仲本春秋公羊解詁，孔繼涵重刻宋孟子趙注諸書，胡刻元本資治通鑑，稍可解嘲，不然，則一代典籍之林，幾不能與明人徐刻三王刻史汪刻兩柯刻史爭光比烈矣。書林清話

